

倫琴拉木女士原著

胡求真譯

西藏之社會生活及其風俗

廿三年三月三日

魚白庵閱後存題記

北平西北書局出版

胡求真譯

西藏之社會生活及其風俗

北平西北書局出版

## 譯者言

該書係倫琴拉木女士所著，女士爲西康產，後嫁於西藏一位英國外交官，曾遊過英倫，並到過中國內地，且在北京住了好些年，此書係女士對其丈夫所述，初稿因女士不善英文，故爲中文寫成者，其丈夫由中文譯成英文，鄙人又根據英譯本，譯成此書，書中「你我」及「你們我們」之稱，均係對其丈夫而言者。

此書係女士外遊歸家後，深感世人對西藏誤解，遂發奮成書，矯正一般錯誤，而與以清晰之認識，書中所言，確與普通著述迥然不同，究竟誰是誰非，鄙人不敢信口雌黃，不過女士係土著，對一切之認識，親身經歷或比走馬看花之遊歷家爲確切，故急譯之以饗國人。

西藏之社會生活及其風俗

二

北京大學哲學會編輯之

哲學論叢

行將出版

總發行所北平西北書局

# 西藏之社會生活及其風俗目錄

譯者贅言

山水	一
耕牧	七
食品及飲料	一四
房屋及用具	一六
衣服	二二
僧侶	三八
婦女	四七
兒童們的名字及遊戲	六〇
屠宰	七九

夏季祈禱會	八四
歌舞	八九
進香，旅行，狩獵，設陷	九〇
宗教儀式	一〇〇
鬼魂	一〇四
懶兒	一一一
湖犬	一二一
奸詐的婢女	一二七
女巫	一三六
無用的兒子	一三八
愛人	一四三

## 譯者贅言

西藏爲我國版圖之一部，僻處西邊陲，國防且地廣人稀，苟經營得道，亦可宣洩內地稠密之經濟之恐慌，是以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西藏均不容忽視。尤其在大英帝國之威焰瀰漫全藏，一班無知藏民，竟希違叛歷史上地理上不可或離的祖國，而甘受其煽惑與播弄的現在，凡屬國人，均應更加注意也。注意之道，厥爲研究開發與整理之策，使藏人頓開茅塞；但講到開發與整理，又必須避開主觀之成見，根據純客觀之事實，然後始可免掉閉門造車之嫌，而尋得有效之方案也。

政策本來是解決問題之手段，必須觀清問題之各面後，始



能規定手段之設施，若問題之本身尙屬茫然，則解決該問題之手段，根本即談不到。改造一社會，必須先了解其社會，開發西藏亦復如是，必須先明瞭其社會環境，民族之生活與習俗，換言之，即必須先明瞭其民族性，然後始能了如指掌，鄙人此譯，即屬斯意。因此書乃西藏人敘述其本地之社會者，雖未敢言以此即可窺其全豹，但最低限度亦可知其梗概，如不信，請試讀之。

據此文之敘述，即知西藏人是「天命論」者，換言之，即「命定論」者，雖亦講因果，但不是科學上的因果律，而是唯神論的因果律。所以他們認爲什麼都有報應，但這些報應都是天定的，唯有天才能主宰一切，世間一切的一切，都是天的意志，所以他們的種種，全充滿了宗教的意識。就因爲他們腦筋



裏充滿了這種概念，所以他們的思想都是出世的，而不是入世的，都是追求來世的，而不是努力現世的，一切的一切，都盡講精神意念，而忽略了物質文明，因其不講現世，而忽略物質也，故其社會仍保持其中古之狀態，外人稱之爲原始的民族，非無因也。以此種原始的思想，原始的人生觀，而處於科學昌明之現代，那簡直是亡族滅種的禍根。所以想改造西藏，非從此處著眼不可，但此種思想，久已迷漫全藏，深入人心，若欲單刀直入，直截了當的推翻牠，那簡直是不可能，一定欲安之反亂之，倒不如捨其消極者，而取積極之道，從其反面進攻，盡力輸以科學知識，盡量示以科學產品，如交通則鋪設鐵道，運以汽車，耕地則輸以汽犁，及設立電廠和其他工廠等等，使他們自己明瞭「命定論」「唯神論」是不合理的，失掉時代性

的，然後宗教迷信，不破自破，社會自可漸上軌道。惜我國歷來均一味依襲傳統政策，敷衍牢籠，因循懷柔，不思另劈新徑，設施有效方案，偷常此以往，則西藏恐非我有矣，故於付印之先，聊贅數言，幸有心人注意及之。

一九三二，十，二一。於鐵匠營。

# 西藏之社會生活及其風俗

## 山水

西藏是一片極廣大的區域，西康（Kham）的面積，縱橫着均須騎一個月的馬才能穿過。然而西康還僅是西藏的一部分。牠是一片大山，高原及山谷區域，走到些巍峨的山道上，就可看着四周山脈一條一條的蔓延到各方，遠及眼力之所及。你站於雲端上，才好像和他們站在一條水平線上的，而且你們看到西藏，似乎全是爲山嶺所組成的。在那些山谷裏除那些在下面的東西外，你看不到一點其他東西。你們要想推度西藏，你們只可以從某大城市高巍的建築物的頂上來俯察某大城市。到處都有個巨峯，突出於衆峯之中。猶如佛祖參禪於高壇

，其壇即巨峯所在的山脈。在山脈上到處都有雪，但巨峯上則沒有，因為巨峯爲極光滑石頭所成的，而且峻峭得任何東西都不能停留。牠高立於強烈的日光下，似乎是上接霄漢。這些巨峯是與我們宗教有關係的，進香者來此頂拜佛祖。人們沒有一個能爬上這樣一個山的，就是野山羊，亦不能登此巨峯。那些進香者並不攀援巨峯，不過盡可能的繞近巨峯而行。那圓周是很廣大的。他們上下於圍繞巨峯各面的山墻上，出入於山谷間，永遠使巨峯在他們的右邊，且盡量保持其對巨峯的視域。在其繞行完了前，他是天天僕僕於道途，夜間常常是宿於森林中。在康中，那首屈一指的這種巨峯，就是極南方的卡勒普 Кап арпо。無論任何西藏人，只要一看見牠，就是在極遠的地方，亦即匍匐致敬，因為牠是佛祖的府第。

在那些大山中，到處都是由山上溶雪而來的無數急流和瀑布所成的河流。那些大河，就是那流經康的薩爾溫江，湄公河，揚子江等，此外，還有很多的小河。這些河流常是流入於深谷，或怒吼似的穿過狹峽，其吼聲的狂大，使你想自己聽到自己的聲音，亦須大聲疾呼。

在這些山谷及山峽中，你們將見到耕田及茅舍。因為那裏有我們的農民居住着，而以山壁避風。

有為寬闊平靜的河流所侵潤的極廣袤的高原，崗巒起伏，你無論向那面走，均須幾天的漫遊始能達其邊際。這些地方，是我們的草地，住有我們的帳幕居民，即你們所稱的遊牧民。這些高原，沒有樹木，因為太高亢了，而不適宜於樹木的生長。所以除草之外，什麼東西都不生。

在平原及山上，有許多大湖及小湖。且在全境裏，到處有溫泉，無論冬天或夏天你們都可以露天沐浴的。

我們有樅，松，虎尾樅，檜，黃荊，多刺橡，槲，落葉松，槭，白楊，赤楊，水松，槐，柏，榆，桃，胡桃，蘋果，梨，櫻桃，以及其他種種的許多種的樹。有大森林，及天然公園；而樹叢都圍繞著耕地及茅舍。

我們有很多的野獸。其大者，爲野牛，牡鹿；野馬，野羊；豹，山貓；熊，狼，野狗；羚羊，瞪羚；狐，猴，土撥鼠，兔；以及其他等等。還有許多鳥。其大者，爲兀鷹，鷲；許多種的羽毛極華麗的雉；野鵝，野鴨，及其他水禽；鸚鵡，鶴，及各種的鳴鳥；且還有許多顏色極美麗與鼯鼠一般大的小鳥。

當我發現我們故鄉被視爲是個寒冷及荒涼的地域時，我是很驚訝的。你們那些關於我們的著述中，常是如此的講，且當我遇到外國人，他們又聽說我是個西藏人時，我亦看到此種表示，因爲每個人對西藏的寒冷，都有些特別表示。所以一般人只要一提到西藏，寒冷便好像是第一件想到的事。你們儼然以爲西藏是個冰雪的荒野呀。我曾有一次在電影上看到，的確把西藏描寫成這樣的一個地方了。此片自頭至尾，都是很可笑的。每段假定西藏僅是冰雪，且形容得雪深盈尺，到處皆冰，馬曳冰車，然而那些情形都是錯誤的，且其房屋，沒一點像西藏的房屋。

對於西藏冬天的寒度，說得太言過其實了。我們的冬天，並不如與北美一樣的北京冷。我們氣候最大的特質，——攝影

人不曉得這特質——並不是冰和雪，而是太陽光呀。太陽差不多永遠晴着。雖說亦下雪下雨，但永遠是雨過天晴，我們受的太陽光較北京，且較英國都要多些。而且這陽光還是暖熱的。甚至在深冬，那強烈的日光還晒得很暖，使你在日光下，想脫去了皮袍。夏日熱得可喜，小孩們在涼水河邊整幾點鐘的沐浴和划船，且有些山谷還生長葡萄咧。但絕不是酷熱。

在夏天時，全國境中的，山嶺，高原，灌木，荒野，森林及叢木，公園及山峽，都罩上了一層青色。花卉到處都是，且山坡河岸上亦都披着長草，各種色樣的花多得很，如蕊香，罌粟，白頭翁，伏牛花，黃連，卷鬚籐，飛燕草，虎耳草，紫陽花，金銀花，紫丁香，玫瑰花，百合花，蘭花，以及其他種種都有。



夏天時，鄉村間光色燦躍。花卉綠草，長葉的樹，開花的灌木，部直突於永沒有溶化過的深雪中了。於是我們的大地就好像一個極大的公園。冬天遍地的雪，亦是很可愛的。白裏有綠，綠裡有白，花草處有冰雪，冰雪地有花草。並且那些樹木和聖誕樹一樣，掛着燦爛輝煌的白光。這時大地便靜止了，熊和鼠亦都直蟄到來春。這樣才是我們的西藏咧。

### 耕牧

西藏以耕牧爲生。除去很多的僧侶外，耕牧便是我們人民主要的職業。農民們的生活，較帳幕居住者安適些，因爲他們住在房屋裏，並且還是在那溫暖的山谷中。但是他們的工作比較多點，所以在這兩種人裏，他們是較忙的人。晚飯後，牧民偃臥休息，而農民們則建築他們的房屋。不過要以你們的眼光

看來，二者的生活，却都是很閑暇的。西藏絕沒有像我在外國各處所看到的那種急迫，緊張和勞苦。我們的土地是很寬廣的，而我們的人民是很稀少的，所以有剩餘的空地，各人都能很容易得到衣食。每人既無須爲缺乏生活必需品而奔波，亦沒有任何種得到生活必需品後的過度勞工。

農民們住在山谷裏。我們稱之爲魯昂巴 *Rongpa*，或是山谷人民。牧民們無論佔據了那個鄉村，都不是用作耕種的。他們大部分都是住在草地，然而亦有些搭紮帳幕，牧喂其牛羣於和耕地爲鄰的山坡上的。

農民和牧民生活於相互密切的關連中。他們互相供給彼此的缺乏，交換他們的產物。差不多所有的農民們都飼有耕牛，但他們的牛肉，牛油，乾酪，牛皮等主要供給，則仰之於牧民

。而牧民們則不然，既不耕種田地，所以他們依靠農民們供給穀物。

牧民我們稱他爲朱克巴 Drokpa，意即草地人民。他並不是無定地無定時的漫遊的。他有他的中心地，即冬天的大本營，這種大本營，是爲其自己或祖先所選擇的，有些是圈圍其羊羣於砂阜，在這裏他一年一年的度冬。有些營房是爲石建的小屋，其餘極大部分的牧民，都是搭紮其帳幕於鄙陋的石牆圍裏。這牆圍是用以遮掩其帳幕而避冬風的。

夏季時，這些牧民永遠是以其冬日的大本營爲中心，繞成一個闊廣的圓周而移動。他之遷徙營帳，照例是爲給其牛羣飽食豐富的夏草的。

有些遊牧營房僅爲一個帳幕所組成，有些則爲兩個或三個

，有些則爲二十個或二十個以上的帳幕所組成。那大一點的營幕，可容一千頭牛，然而那小的僅容一百頭或百頭以下的牛。

西藏的家畜，就是犛牛，牛及馬。犛牛是西藏產的一種強壯而笨重的家畜，有高鬚甲，寬脊背，大角，長毛，及叢茸的尾巴。公的我們稱之爲呀 Ye 母的我們稱之爲錐 Di。

牛是中國的，並不是西藏產的。公的我們叫做榮皮 Lung Pi 母的我們叫做巴木 Pa mu。你在耕地中可以看見巴木，但在牧營裏是很少的。然而，在每個營帳裏却都有一個榮皮。榮皮是用以和錐交合而產雜種小牛的，這些雜種小牛，公的我們叫做卒 Dzo 母的我們叫做則木 Dzu mo。卒比呀好，因爲牠較爲溫馴，且有大力能耐勞。所以牠在運輸及耕地工作上，是較可寶貴的。則木比錐亦好，因爲牠的給與較多的牛奶。卒是我們運重主

要的家畜，則木是我們主要的產乳牛。那些雜種牛照例只讓牠再生產一代。由這些雜種牛而產的小牛叫做安叩 A-ko。安叩照例是宰殺的，一則因為則木是一種產乳牛（有小牛則不能產乳——譯者，）一則因為安叩是被視為邪惡的產物的。我們有一種風俗，當牽上山的時候，那安叩就下山，這是表明二者的相反。這種習慣適用於同一意義的相反的人。還有一種習慣，那些雜種人須「戴他父親的帽子，穿他母親的靴子。」有些農民們容留安叩長大，但牧民們很少有容留牠生長的。牧民們當安叩一生下來，就把牠殺掉，因為他們認為牠將給其牛群以壞運氣。我們有一種諺語，就是安叩携有壞運，所以安叩的子孫完全絕滅了。

我們有許多寓言的故事。在這裏我們講出這樣的一個故事

吧。這個故事是個祖龍 Tso-Lung，或說是湖中牝牛的故事。這個牛生於湖中，是不可見的。你們將要說此牛並沒實在的生存着，不過僅是一種神話中的動物罷了。但你們的鬼怪是實際存在的嗎？你們有些似乎這樣想吧。我聽說有些人竟求給鬼怪照像，而嬉遊於森林及草原裏。我們的人民，都相信祖龍是存在的，不過存在與否，對於我述的故事是無關的，因為這個故事是個寓言。

普通說祖龍是絕不能見的，但傳言有一個曾經在我這區域內發見過一次，並且後面公然跟着個牧人。看牠確如一個普通的榮皮。巨大的呀去攻擊這個怪物，但牠比呀強得多，於是牠一個一個的把呀給殺掉了。牧民大怒，但是他恐怕危險，於是他想了一種不把自己陷入危險，而殺牠的方法。他把刀子捆到

他一頭呀的角上，而驅之攻向祖龍，於是兩個就打起來了，而刀子直刺入祖龍的脅裏。牠受了致命的創傷，乃跳入湖裡，而那湖水突起巨浪，把那牧民及他的帳幕和所有的牛群都一齊捲入湖中，湖水亦即刻乾涸了。而在湖床裏發現了一個巨穴。同時在山脉的那一邊，無故出現了一個新小湖，而那個牧民的家亦在那裏發現了。這是那湖經由湖床裏罅隙，透過山脉，而聚積於那一邊。

我知道你們將要說，火山的事變要發生什麼事故呢，但我們看牠亦是如此呀。祖龍是上天的餽贈，牧民應當感謝及敬謹的接受牠，因為他比別人幸運而得到厚賜了。但是他拒絕此餽贈，且殺害了祖龍，所以上天懲罰他。上天的餽贈，是絕不許殘害的。你們須要以此寓言用於你們自己，因為你們已被贈與

許多較祖龍更奇異的東西了。

### 食品及飲料

我們主要的食品是尼 *ney* 粉所製成的糰粑 *Tsam'ya*，尼是大麥的一種，爲我們首要的穀物。所有的耕地都種尼。英國人吃麥粉，中國中部及南部人，則吃大米。我們耕地亦產麥子，不過是次要的穀物罷了。然而，玉蜀黍，大米西藏並不生產，而都是由外國輸入的。我們普通的蔬菜主要的是陽麻 *yung-ma*（蘿蔔），拉弗 *La-Phu*（紅蘿蔔），及西麻 *Sema*（豌豆）。馬鈴薯已試種於些區域，成績很好，此外還有幾種野菜，即葱，龍鬚菜，水芹，以及其他種種。有很多種的草本和木本的藥材，如大黃，貝母 *Peimu*，壯棗 *Chungtsao*，驢耳 *Donkey-ear*，以及其他等等，而這些東西則大半都輸之於中國。我們有極豐



富的水果；如梨，桃，黃梅，胡桃，石榴，蘋果，楊莓，莓，桑葚，醋粟，以及其他等等。

我們食用大量的牛肉，羊肉，及豬肉。而牛奶及黃油，乾酪，乳皮等牛奶產物是我們極重要的食品。

以所有的這些東西爲基礎，所以有極豐富的烹調物。我們的食品，並不像旅行者所說的一樣，是毫無趣味的平淡的。牠是變樣多端的，並且亦像你們的一樣，能引起食慾的，但有許多種的東西，是我們不吃的，例如，能加多你們食品的變化的魚及野味。那並不是我們沒有這些東西。不特有而且還是很豐富的，不過宰殺牠們，吃牠們是違背我們宗教的罷了。

我們主要的飲料就是磚茶，磚茶，是由中國輸入的。因爲西藏並不產茶葉。我們滲黃油或牛乳於茶裡，猶如你們和凝固

的乳皮於你們的茶裏一樣。我們喜歡茶裡攪鹽以代你們的糖。我們把茶葉放到鍋裏，或寧是大鍋裏，攪一撮蘇打，加濃其色，然後引水煮沸，注入加有乳油及食鹽的攪乳器裏，再把牠攪得十分勻和後，才灌入茶壺裏。可依自己的嗜好，而使其濃淡。我們所有的茶，都是這樣煮沸的，並不是像你們一樣，以沸水沖茶。像我們那樣的製法，你們的茶葉是不能的，因為那樣便太味苦了。那種做法是由磚茶製的，磚茶使沸水沖，是生効力的。

我們有我們自己酒，名叫鐘 *Chung*，及穀酒名叫安拉 *Ans*，二者都是爲尼做成的。

### 房屋及用具

西藏的房屋普通是兩層或三層的樓房，或有更多的，是五

層六層。在那些石塊豐富的區域，其外面的牆，都是以石砌成的，在別的地方，則是以土築成的。石牆是由粗糙的石塊，一塊壘一塊的築成，其嵌縫處，則以泥土而代你們的石灰。你們絕不要用圓滑的石塊築牆，我們有一句諺語，圓石使牆倒塌，圓人生有困難；這是對小而肥倭的人說的，常是好爭鬪性情的一種模型。倘能善爲建築，則這些牆是很堅固的。我們的人民對這種工作是很巧妙的。

我們的牆無論是土的或石的，都是很厚的。沈重的木材，都依靠在牆上。以巨大的柱子，支撐上面的地板。地板大半都像你們的一樣，是木板的，亦有鏟成平而硬的土於木灌床上的。我們的房頂是平的，是鏟成平硬的土所做成的。這些房頂是雨雪都不入的。

人們並不住在最下的那一層裏。那一層是我們的廐舍，我們的馬及牛都圈在那裏。我們住的是上邊的屋子。這些屋子，並不佔據全部的表面面積，那裡還留有露天的空處，以作露台及打禾之用。

那些外牆在頂上的這半邊載負着實際的屋頂，那半邊則負載着一個由木材鋪成的輕小的房頂，在牆的對面立有柱子，支持木材的那一端，而遮成一個或兩個狹益的棚子。在這種透露陽光的棚子裡，用以晒乾我們打禾以前的尼。

房上照例是有一幅或兩幅的旗子，繫以繩索伸過房頂，而漂蕩於空中。這都是祈禱的旗子。在房頂上，還有一個土做的大炭爐，看起來好像一座煖房似的。在這爐子裏，我們燃燒松樹枝子。黎明時我們跑到屋頂上燃燒松枝，及以海螺喇叭吹一次

喚起號。這是一種宗教儀式，我們以此儀式開始我們的白晝。所有的房子都是方的或長方的。有些在地基的各面都建築起來，中央則留成露天空場。有些則是密接的，房的四周則有場地，圍以石牆或土牆。

窗戶都是小而方的。其樣子是仿中國式造的，但很少是玻璃的，大半都僅有木質百葉扉。

住屋的內牆，及兩屋間的隔壁，常是爲大木截或木板製成的。樓梯如你們的一樣是木板的；間或是爲截斷的木棍組成的。後一種的梯子，易於扯舉，且過長了的時候，可由下面截去。

鄰境上普通的房子都是很堅固而適於防禦的。那康的王子及太子們和西藏的執政者等首領的房屋，實在就是些礮台。有

些個是能容千人千畜的。

那些富人的房屋，都裝飾得很好。屋牆都鑲以木板，且那些木板上，天花板上，柱子上都漆以畫彩。有些個這種房子油漆得是十分美麗的。牆上有時是掛以畫氈，或絹子及帆布的油彩畫。這些畫永遠是宗教性質的畫。

這些屋子裏，常陳設以雕刻的及光亮的桌椅和漆以彩畫的大木櫃。我們以厚墊子，或竟是臥褥，以代替你們的器具披套。這些氈子裏緊包以麝毛，或是乾草，外裹以熟皮或布疋。那些橙子好像是你們的沙發和圈椅一樣，不過沒有椅肘和椅背罷了。那富人們就坐臥於這種橙子上，而那些窮人們則是坐臥於羊毛製的粗糙的地氈上。

我們做飯的爐灶，是以石和土製成的。家用器具極多，而

且是不同的。有陶器，鐵器，鋼器，木器，銅器，銀器，金器等。銅在金屬中是最常用的東西。

實際上我們所有的金屬器，都由康區內的代爾支 *Dergo* 地方來的，因為那個地方的冶工製造金屬是特別巧妙的。

牧民的帳幕寬而且高。是牧民自己以犂牛毛的氈子製成的。普通的帳幕能舒鬆容五六個人，有些大的足容十個以上的人。在帳幕裏面，靠門口的地方，是一個由石頭築的鄙陋飯灶。這爐灶既是飯灶，而同時亦就是一個煖帳的火。沿着帳頂有一個長而狹的罅隙，以便出烟。而這個氣孔是可以任意關閉的。帳幕是不能透雨雪的。帳幕的居民對於陳列品自然是極少。他們常是僅有飯具，各種攪乳器，吊桶，馬具，氈子，熟皮袋，及其他種種。他們各種的財物常是整整齊齊的堆積起來

，而把帳幕分爲兩個以上的隱蔽所，在這裏邊，家族們坐臥在鋪於地上的厚氈上。

### 衣服

西藏人所有的習慣差不多都是一樣的。惟有婦女的衣服則不然，各地是極不相同的。西康的衣服和拉薩 *Lhasa* 的衣服便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甚至就在西康一區內，亦有許多地方上的分歧。

在西藏的風俗上，其主要的衣服，就是那肥身寬袖的外衣。腰間束以由各色線，而尤以紅線爲多而織成的寬布帶。這些外衣不是羊皮的，就是毛布的，或絲綢的。絲綢的外衣，常飾以毛皮領子，其餘的二種，則飾以豹皮領子。羊皮的外衣，是皮面向外毛面向裏的。



那外衣可長可短，只要在腰帶處調動一下。女人們長到踝骨處，男人則僅到膝蓋上。

男女都穿高與膝齊的靴子。這種靴子有的是皮的，有的是氈的。女人們大半都是穿氈的。氈靴都是帶色的，最下部是白的，往上是紅的，再往上是綠的。皮靴和氈靴的裡子都是毛布的。靴底常常是皮的。然而都是不另加後跟。

在外衣的裏面，男女都是穿棉布的或絲綢的汗衫。這種汗衫上常有一個刺繡的領子，及穿過胸膛的一條刺繡緣邊。男人汗衫的領子略高於女人的。袴子，有布的綢的，而男人們亦有時是羊皮的。

頭飾是極不同的。許多人都是戴綢的或布的頭巾，照例男人是紅的，女人是黑的。便帽裝以羔皮裏子，氈帽則裝以毛皮

裏子，冠是僅以狐皮的口部和尾部做成的，男女戴一樣的。現在有些人戴由外國輸來的外國帽子，且有許多的男人及女人們都完全不戴首飾了。

女人們在節日並不戴首飾，然而男人節日的平式帽子，則飾以繡緣及紅絨毛。

大部的人們有時，而照例是旅行時，攜帶刺刀於其腰帶裏。這刺刀是代爾支地方造的。刀鞘常飾以銀或白臘，而且有時是金線和珊瑚的。

我們頭髮修飾的樣子，各地極不相同，而且就是在同一件事裏亦是不同的。節日頭髮的修飾，每天一個樣，絕不雷同，有些區域，甚至就是在普通時，其頭髮的修飾，亦是極其煞費辛苦的。在我的區域內，普通女人們都是把頭髮分爲兩股，辮以

紅絲繩，而盤於頭上，男人們則辮成一股，亦同樣的盤於頭上。

身上的裝飾品，在西藏是太多了。這些飾品的種類是極不同的。珊瑚項圈，帶以珍珠流蘇，下垂着懸有雕刻精細且籍以玉石的金銀垂飾。一個富家女人，節日的服飾，或竟同時戴三四掛這種東西。沈重的金銀耳環，亦籍以珊瑚及玉石；那金項鈎亦是同樣的修飾；鈕扣都是珊瑚及金的；髮鈎是金的，或銀籍珊瑚的；髮圈是甲殼的；如髮辮一樣而拖於背後的辮繩（以許多辮繩纏成髮辮，如我們所看見的那些蒙古女人一樣的辮子——譯者），亦努力的籍以珊瑚，玉石，及琥珀；圍繞腰際的腰帶鈎，都是金的或銀的，而且掛以金銀鏈子，下垂到衣邊；手鐲不是金的便銀的；而金銀戒指亦都籍有珊瑚及玉石。

你們的文明和我們的文明

假設你們曾經到這裏來過，則可看到我們並不是像你們有些著者所說的一樣，是一種住於荒涼地的原始人民呀。最近我會到歐洲去，一位高級官員在我面前，公然的就說，西藏人是一種簡單的民族。他的觀察是如此的遠離事實，致我不禁大笑了。我這一笑使他很窘，所以他又解說他所謂的簡單就是誠實，正直，率真的意思，但這並不是他真正的意思呀，因為按上下文的語氣說，這種解釋是不通順的。他的真意是說我們爲原始的及幼稚的人民。後來他明白了我們並不是如此，因爲他費了許多年的功夫，以他的智慧和西藏人的智慧來比較，實無多大的軒輊。於是他便力證那些旅行者對我們那種習慣及風尙的描寫的錯誤。有些對西藏事一點亦不知道的人，常毫不懷疑的

預下其批評，而我們那些無識的人民，亦竟欣然接受了。這些批評者是沒有自己領悟的勇氣的。猜度比求真確容易得多，不過常是與事實相左的呀。我們有一句諺語說：狗不喜歡示以棍子；人是喜歡真實的。

假設我們這個遼遠的領域引不起你們社會上的興趣，那除非是爲對牠敘述得太奇怪了，所以你們對我們得到一種特別的形象。那極荒謬極詆毀的事，都加於我們身上，而我們竟沒有一個人反駁這些事。

然而你們的著作家，則互相反駁。這一個說我們是聰明靈巧的民族，那一個說我們是愚鈍拙笨的民族，這一個說西藏人懶惰得無望，那個說西藏人是極好的工人。而且有時作者甚至自己都自相矛盾起來。在最近喇嘛團赴歐洲的時候，就有一個

實例。有一位著作家說他們爲你們那驚人的物質文明所恐嚇了；但他却又說有一位喇嘛說你們是被你們的機器所奴隸了。這位喇嘛的話，並不是驚恐的表示，而却是一種深刻的批評呀。我很奇怪該新聞記者，看不到這一點，我想他是爲「以我們爲原始民族的成見」所迷惑了。我們既不是原始的民族，亦不是奇怪的民族。我們和你們一樣，亦是有非常發達的文化，精神，社會及物質的民族呀。

我們的心地亦同樣的活潑，我們的智慧亦同樣的犀利，比你們一點亦不次。在身材和力量上說，西藏人和英國人一樣。在康區內，大人們的身高普通都在六尺以上。我們的氣候，是一種奇怪的氣候。那空氣是清爽而興奮的。而且我們地上的美麗是無比擬的。西藏的特質即在其環境的調協。但這不是指着

我們人民說的呀。太陽光永遠晒着我們的土地，而這種環境就反映於西藏人的氣魄上。

我們有強健的精神和身體。我們中虛弱者是極少的，更少的有任何的顛狂者及歇私的里亞病者，而像你們那樣多。我們人民的精神和身體都是活潑的。西藏人是一種愉快的勞動者，且是強健而澈底的人。我們對於已着手做的事，絕不擾動牠，祇一直做去而完全牠。我們譏笑那心地愚笨及手藝遲鈍的人，而且當着見那懶惰及愚笨的人作工時，是很討厭的，每人都感覺想鼓勵他，或幫他來做。我在外國已常感到這種意念。（這是說外國人做工，還不如西藏人敏捷的——譯者）。我們批評一個遲鈍的人，說他吃飯像一隻豬，作工像一個蠕虫。那整天儘說他要去作什麼，而實際他永沒有作的人，我們說他像一個蠢

斯牠在那寒冷的夜裏，牠便決定第二天自己一定要建座房子，但是早晨到了，牠希望愉樂於溫暖的日光下，而便把牠的決定忘掉了。

不過我們的工作和你們的是極不同的。其大部的工作都是在露天的田地或牧場裡，而我們所用的物品，則是閒暇時在家裏製的。我們沒有你們那種男女們整天在屋裏按其固定課程工作的商業和工業制度。

我們沒有你們那種無論在工作時或遊戲時，對於你們生活似乎是很普遍的整齊有序的情緒。我們在進程上，並不預先計畫出我們的時期，亦不按時間表生活，惟忽忽促促的從這一件事轉到那一件事。我們比你們有餘裕的時間去做我們需要做的事，及一時忽然想到的事。我們是什麼事來了就做什麼事，所



以我們生活於一種比你們較少煩擾較少束縛的生活中。

我們道德標準，亦是像你們的那樣高。我們信仰我們的宗教，而努力以上天的意志來引導我們的生活。我們相信上天對人做的任何事件都注意的，所以無論做好事做壞事都有報應的；你所做的及所想的，就決定了你現在及將來的生活。我們的人民是好性情，可人愛，忠義及誠實的人民，他們不互相欺詐，壞心地的人是很少的。我們沒有你們的那種社會的不寧。我們不嫉妒那處於好環境的人們。我們相信那好運命及壞運命，都是過去行爲的結果。這個人所做的各件事都成功，而那個人雖亦有同樣的能力，勤勞，但所做的各事件就失敗。這是因為那一個人獲得其過去的好行爲的報酬，而這一個人是爲其過去的壞行爲而受苦的。所以無論如何絕沒有悲痛和怨恨。在第二

種的生活裏，是沒有變到頭一種生活裏的可能的。那作爲報酬或懲罰的好運或壞運，是爲上天所命令的。

從你們的眼光看來，我們簡直是非現世的人。但我們的宗教却那樣的命令，僧侶却那樣的規定。我們以爲爲物質而競爭是不合理的。上天對我們的國家已很仁慈了，無論如何都賜我們以住屋，賜我們以食物。財富及品級，在西藏人的心中，並不是首要的目的物。所以我們沒有你們的那無結無完的競爭，及痛苦，你們的人生是在追求財富，所以你們的恐懼是貧乏。

在我們國裏，的確沒有你們所說的那些財富。一個人比別人多有一點牛馬田地穀物，他雖能多雇用幾個僕人，以及其他等等，但其生活的形式和別人是絕無差等的，因爲一個人所吃的食品，所穿的衣服，所用的僕人，都是有一種限度的。我們沒

有許多的方法去花費那爲你們貧富間之鴻溝的金錢。在我們之間，那富人生活必須用的金錢，和貧人們用的一樣多。所以在西藏廣義的說富人亦是一種貧民呀。他覺得那增加貨幣的需要，而維持那像你們國裏極普通的人民所享受的生活程度，是困難的事。一輛大汽車的費用，是要花費一座產業的。

但在實質上說，我們的物質文明是和你們一樣的。西藏普通的房子，比我在外國所看到的那些普通房子要好些。我們的衣服一如你們的那樣堅實便利，而且是美觀的。我們的食品是不重樣的，且是有養分的。我們工匠是很技巧的，他所製的東西亦是美觀而耐久的。這些東西完全是手工製的。你們亦似乎是願欲用手工品呀。

文明不是僅限制於物質的。一個文明民族一定有其充分而

足用的物品。我們有足夠我們用的物品。你們的確有更多物品，有許多奇怪的東西爲我們所沒有的。如你們的電氣，及其種種的用途，你們的輪船，火車，汽車，飛機，特別是各種的機器，我們都沒有。我參觀你們機器，看牠做些什麼，及怎樣個做法，永沒疲倦過，因爲牠是令人消魂蕩魄的呀。且你們的無線電亦是可驚的。在鄉村的茅房裏，我們能聽到倫敦奏的音樂。我是沉醉於這種巧妙東西的欣佩中。人民發明出這種奇怪的東西，那的確是一種驚人的事。在你們的商店中，有幾千美觀而有用的物品。你們生產了這一切的物质文明的財富，的確是一種可驚的民族呀。

但是在事情的另一面說，你們的分配是十分不均的，你們大部的人民都不能享受這些他們希求的東西。他們整天的工作

，整天的工作，仍不能得到這些東西。很少的人能夠得到奢侈品，但却是每個人都希求牠們。富的意義，就是說你有你所希求的那些東西，貧的意義，就是說你沒有那些東西；假如你有那些東西，你就爲每個人所尊敬，假如你沒有，你就被認爲是極不重要的人。所以財富便變爲你們努力的目的物，而我們所視爲較重要的東西，你們的心意中都沒有。且你們有人在其競爭財富，或恐懼貧窮時，便都拋開其處世之正義，甚至就是人道。他們把精神都犧牲於爲我們所沒有的那些崇拜物中了。

你們的發明家，給與你們很多的奇怪的東西，而你們便爲牠們而爭奪，且在每種新東西實現後，那競爭便要更激烈一層，但這並不是說這些東西本身是壞的呀。牠們本身是一點亦不壞的。

例如拿你們和我們的交通方法來說吧——馬利汽車。你們

的汽車是安適而迅速的，且是一種機器。他沒有像騎馬的那種痛苦，所以你們不是上天的罪人，而去役用那鈍笨的生物。你們可以任意待遇一匹馬。但我們因為都酷愛他的馬，所以僅用作乘騎，而尚以為是對牠很苦痛的。但乘騎總比使牠曳馬車好呀。在西藏我們沒有馬車及貨車。當我第一次看到馬曳車時，是很戰慄的，而且很久的期間我尚不能坐牠。自然這是一種程度的問題，但無論如何不能移動我對牠的厭惡呀。

在交通的方法中，汽車對於馬是一種極大的改善，但是汽車並沒普及到你們的全體呀，然而，在西藏則差不多每個人都有一匹馬騎。這種事例是很重要的。你們的物質文明的東西，並沒有為你們全體所利用，而我們的東西，則是全體人都可利用的。在西藏窮如為人僕役的人，都騎有他主人的馬匹。這就

是說他雖出雇自己爲僕役，但仍有一個坐乘呀。

我所看到的你們的物質文明，是這樣的。那些東西都爲極大入所希望，但就爲其有這種熱望，所以使他們咀呪那些東西，因爲人民們不特不能享用牠們，且亦不能爲牠們而競爭。人民們越希望牠們，便越惡絕牠們。他們並不是真願惡絕牠們，不過實在是因爲他們不能享用牠們呀。這或者是上天給與你們的一種試藥罷。

你們眩耀你們的物質文明是應當的，但是你們却不要想沒有你們那樣物質文明的人民便是野蠻的呀。文明和物質並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你們的農民對於你們都市人民所享受的東西是很少有的，然而他們並不較都市人們不文明，且的確比他們還要文明些咧。那是一種精神的問題呀。

### 僧侶

在西藏有許多喇嘛，即所謂僧侶也。那理由是很簡單的，因為我們是佛徒，且很信我們的宗教。我們以為寺院是最高尚的職業，因為喇嘛們是追蹤佛跡的。沒有比我們人民對僧侶的尊敬更純正了。所以西藏人無論如何窮，沒有一個人不向寺院布施點什麼的。且每家都希望最少有一個兒子作僧侶，許多人家都有一位以上的兒子在寺院中，那連一個都沒有的人家，便是一種很痛心的事。

喇嘛們大部分都住於公巴 Gompa 中。公巴是一個包有寺院會堂及喇嘛住房的地方。有些簡直就是些大村莊，牠自己就有很多的房子，及久住的幾百甚至幾千的喇嘛。一個喇嘛住在公巴裏，極像住在一個普通村莊裏。他有他自己的房子或住屋，



及設備自己的食物。他並不是爲公巴所養贍，而是爲其自己或其家族所養贍的。大部的公巴都保有田地及牛羣，其產品是供他們的開銷用的，且此外他們還有人民的供獻，及爲特別用途如新建築，修理，祭日以及其他等等所募的特別捐金。雖說大部分的喇嘛都住在公巴，然亦有許多是不住在那裡的。這是因爲公巴裏沒有空子，或他們願欲住在家里。且富家都各有其久住喇嘛的私人祈禱所。但一個喇嘛無論其住在公巴或不住在公巴，他必須得雲遊民間，因爲那便是他的工作，他本來是個教士而不是個修道士。

在外國書中，說我們的僧侶是強迫的，那是錯誤的，並且是惡作劇的。你們的僧侶都是強迫的嗎？在各國各種的生活方式中，沒有沒有些壞人的，但我們的喇嘛們則什九都是好人，

而且許多簡直是些聖人，高尚精神者，非塵世者及寂靜者呀。那是很明顯的，我們的人民們僅領悟一切於心意中。有一種外國旅行者，不相信有這麼多的人能過這種制慾的生活。他以爲有亦很少，總不過全民族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在他的概念上他想這種生活一定另有些意義及吸引力的。所以他說，作僧侶是逃懶的，因爲那是一種不工作不用心的閒逸的生活。另有一種沒道德的人，對我們的僧侶們描述些奇密的惡習。還有的說這是達到富貴等等的途徑的。那種僅爲深信宗教的解釋，對這些滿懷成功，安適或失敗塵慾的觀察者，似乎是不真實的。

這是你們的文明和我們文明間一種極大的異點，你們欽仰那在任何事業中可以首曲一指，而達到現世成功的人，而我們所

欽仰的是捨棄塵世的人；所以你們是名利場中人，我們是聖人。西藏人絕不爲現世的成功而競爭。假使他那樣做，那一定是無用的，因爲他到處都得不到成功。那僧侶團的首席，是上天所遣的神的化身的地位，人沒有那麼大的能力達到那裏。你不是個活佛一生下來就分明了，因爲活佛生來就是活佛的。至其次席，則那種隱士的小屋，對任何人都是公開的。換言之，即你如能做到我們所認爲是善人標誌的完全捨去自我時，你就可以得爲方丈，而方丈仍是僧侶及俗人呀。我們有一種諺語，猛虎跳躍，而狐子後邊跟着跳，所以裂斷了牠的脊背。

自然，世俗的人，都過度的需求快樂，但我們則以爲快樂並不存伏於現世的成功中。請看一位母親對她的兒子們吧。牠將對他們陳列些她所討厭的東西，但因爲他們看見這些東西的

歡喜，致使她自己亦快樂了。她是在別人的快樂中找到了自己的快樂。這並不僅是母親們喜歡兒童們所喜歡的，而我們大部份的人亦都是喜歡兒童所喜歡的，但亦有些人是喜歡各人所喜歡的。由別人的快樂而快樂才是我們的觀念。才是佛祖所給與的人的本質。當一個人真能以別人的快樂而快樂時，便達到佛境了。

但是假如你以相反的自助，成功，自利的觀念，而代此觀念，則你是鼓勵人性的另一面。那便像一個未帶鎖鏈的豺狼了。我們的喇嘛都是生活於此種無自我觀念的生活形式中的。他們把他們的生命呈獻於人民。他們的生活是極簡單的。他們的飲食是節抑的，他們的衣服是樸陋的，大水捲去了他們的階級，他們不要美好的房子，有的有房頂有的竟沒有房頂，所有

的喇嘛完全是一樣的。他們沒有娛樂，他們的工作和他們的嬉遊是一件事，即祈禱和救助，且他們絕不尋求報酬。

在他們之中最高的就是活佛。這些活佛是上天差遣到世界救助人類的人。他們是上天的一部，所以人們敬之如天。冒犯活佛，就是冒犯上天，所以上天要懲罰他。有一個故事，是一位活佛要到某山谷去參幾個月禪。這山谷是很美麗的地方，有可愛的樹木，田地及草原。他請求人們當他在那裡的時候，不要在那裏做放肆的事情。因為他們的習慣常在那裏設陷及獵捕野獸，他所以要跑到那裏去的，就是想使他們棄絕此種罪惡的。他們沒答應他的請求，仍然去獵捕及設陷。他規勸他們，而他們竟掌攔其面，是以他便走開了。於是自山上來了個巨大的急流，使山牆都倒塌了，把山谷中撒以大石，使其永遠荒

廢，且人民們亦都被淹死了。

當活佛死後，他便又再化身，轉入塵世的仍是其自身，不過他的形狀自然是個嬰孩子。他由神托而發見，換言之，即以給與有預言天才的喇嘛以神密的宣示而發見。這種宣示，便確定了他是再生於何家，何時，及在什麼樣的環境中等等。虹霓照例出現於活佛生死的時候，（活佛是生死同時的，這裏是他的死時，那裏便是他的生時——譯者）據說活佛死時，他的身體便很快的收縮成小孩的身體那樣大了。

他再生在什麼地方，是上天所規定的。實際上常常是生於極貧之家的。母親是不能預期的，惟有上天的意旨，才可以使他生養活佛的。當神托已顯示了的時候，則那再化身所屬的公巴的喇嘛們，即遣派代表到他那裏無論是在什麼地方，即便是

在西藏的那一頭，亦須找着他。等再化身的活佛約到四歲的時候，這些喇嘛們另派一個代表，把他仍帶到他的舊公巴裏來。他的父母們很高興的讓與了他，因為他是一位神，而他們亦被上天榮遇了，且他的地位不是在家中的，而是在寺院中的呀。有時其父母們亦有不忍捨棄了他的，但在這種情形下，上天是要索回其餽贈的，換言之，即活佛天亡，而另再化身於別處。一位活佛在肉體上及行動上都有許多標誌的。據說有些個在生後三天就會說話。而他們當孩提時就都認識他們在前生用的那些僧衣。且在他們身體上都有些和其前身相同的神聖的誌號。

活佛的摩摸，能治療疾病。我從我個人的經驗上證實了這事，有一次我頭痛了好幾個星期，外國醫生和本國醫生都治不

好，而經活佛一摸竟好了。所以無論什麼地方，活佛經過的時候，人們就亂哄哄的圍着以求其救助，活佛便以其手或念珠挨一挨各人的腦袋。

活佛及高級的喇嘛們差不離都以每年的一部作退隱及參禪的工夫。有些個是在公巴中自己的寓所裏，經過一兩個月的期間，不見任何人，而僅做祈禱和參禪；而其餘的則跑到極遠的地方，居住於些簡陋的茅屋中，山高處的寺院中，或木障物中去參幾個月的禪。而另有些喇嘛則永久參禪，完全棄絕了塵世，而度其餘生於這樣孤寂的隱所，或公巴的小屋裏。有些個當他們允許人們為精神的援助而見他們的期間，是可以破此孤寂的。亦有這樣隱遁好幾十年的。而其隱遁為短期的抑或永久的，那完全是隨意的。無論何時，你需要問斷時，就可以問斷。



的。俗人們亦有去隱遁而參禪的。他們僅僅是暫時的把俗務拋開，亦間或有棄絕塵世，而不以外物攪擾的參禪的。

你們的旅行者，說我們是一羣宗教狂的和尚，其實宗教狂在我們這裏絕沒有的，無論我們的喇嘛們或俗人們，都不是狂信者。佛教並不仇視別種宗教。仇視的態度是完全的違背我們的宗教及民性的。異教人之居留於我民族中者，絕不加以迫害，或侮辱，且一個西藏人是信仰自由的，他愛信什麼教，就信什麼教。雖有極少的人，簡直說等於沒有，曾捨棄了他們本地的宗教，但他們並沒有受過侮辱及傷害。我們不注意於一個人的職業，但注意其生活。他是爲別人而生活嗎？捨棄了自我嗎？或者他不是僅想自己而忽略了別人的權利與幸福呢？

## 婦女

我們兩性間絕沒有尊卑之分。男人和女人互相平等待遇。女人們並不是蟄伏閨門的，而是充分活動於社會生活及商業事務的，夫婦們就是伴侶，但是家庭之主是丈夫，而不是婦人，在我們這裏女人的身分是和你們國一樣的。

婦人操持家務。她掌管鑰匙，且亦常常管理家庭財政，而丈夫所有的事均商之於婦人。他們是互相的商酌，兩人合意決定一切的事務。長大了的兒子和姑娘們亦都參與會議，家務之決定是全體通過的。姑娘們都幫助其母親操持家務，且甚至還有在姊妹中選一個來實地管理家務。所以西藏女人，自幼即習爲有用，自立及有能力之人了。且她與男人相處是很安然的，因爲她早已就和男人們，如她的弟兄們，及普通的小孩們，常在一塊，所以她自小就養成此習慣了。

西藏女人絕不畏避勞役。家主太太都亦擦地板及任何的家內役務，她絕不以爲這是卑賤的。僕役們實際上的待遇和家人們一樣。

家內的工作爲女人們做，即爲夫人，姑娘們及女僕們做。女人們擔任烹調，洗滌，及汲水。她們還紡線及織布。然而，縫綴之事，則半由男人擔任。半爲女人擔任。而男人所做的，大半都是縫綴皮子。所以他們裁縫我們的羊皮衣服，皮靴子，及盛穀物的皮口袋，以及其他皮物。榨乳是女人做的。劈木材，及檢拾燃料，男女全做。剪羊毛是男人做的。播種，刈穫，及打禾，男女都做。耕地則爲男人之事。遊獵及設陷更絕對爲男人的職務。女人們永遠不做宰殺任何東西的事務。那些金，銀，鋼，鐵等金屬工人，永遠都是男人們。女人幫忙建築房屋

。在商業中，買和賣，亦半由女人爲之。在這些事務中，常常可看到有些女人比男人還要優爲之呢。這是一種個人能力的問題呀。

女人們參與管理家庭一切事務，而當丈夫離家時，或她變爲寡婦時，她便管理全部的財產，雇傭男僕及女僕，指導一切的事務。丈夫們之依賴夫人，亦如夫人們之依賴丈夫。

康的王子，太子，及酋長們的夫人們都參預國事。在我這一代，有些酋長們，都因夫人之參預國事而被廢黜了，但仍有許多依然殘留於官職的。他們的夫人之所能握有主權者，亦是有些原因的。有的是因爲他對行政事務沒有興趣，而致力於他務，於是他的夫人便要爲他處理一切了。

有時一個長酋沒有兒子，僅有一位千金時，則這位千金就

不離開她的家庭而出嫁了。她的丈夫是贅婚於其家的。當她父親死後，她就繼承父位，而她丈夫是不能的，但當她兒子長大的時候，她便把政權授與她兒子了。寡婦們當兒子未及冠時，照例是管理一切的。

你們可以常常看到婦人們是很有能力的，且很有效能的管理大量的財產，及處理各種的事務。你們不要以為她是不足輕重的，而小賤她們。他們是絕不可輕視的，她們在各種生活上都運用着極大的威權。然而，為她一生極重大的事的婚姻，則是不和她商酌的。她們婚姻由父母們承辦。其所以不和她商酌的意義，就是以爲和她談婚姻問題是不大合宜的，因為你對她一談她的婚嫁，她便想到離棄她的家庭，她的父母的悲痛，而要反抗這事的。所以她的婚嫁之設備絕不讓她知道。直等到最

後的一那剎間，才對她宣布此秘密的。一切的進行都是其父母的意旨，進而言之，都是上天的意旨，她是沒有選擇之餘地的。所以姑娘們在出嫁之時，都是啼泣以去。姑娘們常以「妳不知道妳下星期要嫁於某某嗎？」一語相詬罵。因為姑娘遭此詬罵，是要憤怒而羞愧的。這種保守秘密是一種定律，對於新郎自然亦常是秘密的。西藏亦有許多私奔的。因為幼年人互相愛悅，恐怕父母們不與以同意，所以便携手同逃，以解決一定憂慮。在西藏除掉尼姑之外，沒有一個女人是終身不嫁的，絕沒有像你們這樣多的獨身者。所有的女人都出嫁，除非她決定獻身於宗教生活。

你們有些個著作家，說西藏的婚姻一妻多夫制。那是錯誤的。有一位著者，他永沒到過西藏，僅是道聽途說的說在康區

一妻多夫制是很普遍的。康是我生身之地，雖說你們都確信此制流行於我的家鄉，但我個人則絕沒看見過一個一妻多夫的。且我並沒有爲這許多著者對我提出的爭論所窘困。因爲他們中這個人的爭辯根據，是常爲另一個人所推翻的。這個說西藏男人比女人多，所以一妻多夫。而另一個人則說西藏女子之所以過剩，是因爲有如此多的獨身者的僧侶們。這一個說一妻多夫的目的，是在阻止分割家庭的土地的。而另一個則說西藏人口的密度很稀，有極多的處女地，所以是一個很好的殖民的地方。等等的矛盾說法。把這些論辯的任何一種施用於你們自己，則你們將看到以這些論證爲一妻多夫制的根據的誤謬了。舉例證之吧，你們雖有很多剩餘的女人，但你們並不是一夫多妻呀。一妻多夫制是違背人類天性的，所以，一妻多夫絕不能成爲

一種婚姻制度，而通行於任何民族間的。那些不自檢的個人之採用一妻多夫制，是到處都可以有的，你們國的和我們的是一樣多呀。不過那不是一種定律的問題，而僅是一種或有的事實問題呀。一妻多夫制並不是西藏的婚姻制度。我是個西藏人，所以我知道絕沒有這種事件。

我們亦不是一夫多妻。不過我却知道有些一夫多妻的，然而那是極少的呀。我們既不是一妻多夫，亦不是一夫多妻，而是嚴格的一夫一妻制。

有些個外國的著述者們說淫亂在西藏是極普遍的，那是錯誤的，旅行者千萬不要把少數個人的不檢，而加於全體民衆呀。

你們亦不要把我們和別種人弄混了。在西藏的邊境上有好



些個種族，但他們並不是純西藏人呀。有些是和我們極相似的，有些和我們是迥然不同的。這些種族們，或許是有道德的，亦或許是沒道德的，或許有這種或那種的奇怪風俗，亦或許是沒有的，那我是不知道的。不過我們的人民不但絕不是沒道德的。而且道德的標準，在世界上沒有再比西藏的高了。

有一位著述家很粗鄙的誤解了我們的民族跳舞。其實這些跳舞，並沒有一點的不道德，並沒有一點的不適宜。你們的跳舞據我們看來，就是一節，亦足使我們不快的，且你們跳舞室的裝飾，在我們的眼光中是非常無禮的。然而，任何人要誤解了你們的跳舞，你們一定是，並且應當是對他憤怒的。你一定不是說他是粗魯的誤解了，就是說在他心意中有些觀念是錯誤的。

我們和你們一樣，亦有我們的壞男人及壞女人們，不過是很少的。然而在西藏則絕沒有和你們國一樣的那種以賣淫爲職業的娼妓。

我們的姑娘們都是貞節的。我們結了婚的女人亦都是忠實的。這是我們人民的特性。夫婦們絕不互爲放縱，在一切行爲上均相與抑束。

西藏的夫人們不貞潔的極少。假如發生了這種事，則或許演出慘劇，亦或許演不出慘劇，那全看個人的情形如何的。不過我們時常有這種慘劇。有些男人們爲一個女人，而將互相殺害，還有女人們把男人們弄得神魂顛倒，而不自覺的忽略了他們的職務。這很簡單的就是爲她容色秀麗，致他們不能自制呀，所以我們說女人們，就是好人，亦必先再化身爲男人，然後

才可達到佛境的。惟有在這一點上，女人是視爲比男人卑賤的，而這種卑賤在實際的事務上，並不受若何的防害。

在丈夫這方面，不貞的雖較多一點，但亦是極少的。在那些很小的社會裏，每個人都知道每個別人作些什麼事，所以一個傷心的夫人，有的請她的女友們同去把那導她男人於迷途的女人攔捕到家裏來，使她跪於祭壇前，逼她答應不再做這種事。亦有的夫人僅逮捕住她，而一縷縷的拖掉她的頭髮。

西藏的婚姻觀念是極嚴格的。絕不許娶表姊妹，甚至就是任何極遠支的親戚。寡婦人們並不一定要再嫁的，但亦有許多的寡婦都不受任何拘束的再嫁了。再嫁是並不禁止的。她們自己進行她們自己的再嫁。另有些個寡婦們都變成尼姑了。不過大部份的寡婦們都是亦不再嫁，亦不做尼姑的。

西藏的女人們全不抽煙，甚至男人抽煙的亦很少。因為抽煙是一種和我們相反的習慣。但是有許多男人和女人是聞鼻煙的。女人們亦可以喝酒，但她們很是狂飲過度的。女人們及喇嘛們飲酒，認為是一種不名譽的事。婦女們既不用塗粉，亦不用胭脂。在康地中有些區域，但不是我這一區，婦女們在臉上塗一層黑色素，以避皮膚之為風吹日晒。有些個外國的著述家，說這種塗面的目的，是在隱匿綺麗，不然那喇嘛們就被誘入迷途人。這種說法，簡直是一種侮辱和譏笑呀。我們的喇嘛們和你們的僧侶們一樣，並不需要這種保障。她們之塗擦紅黑者，並不是隱匿輕妙和綺麗。塗黑於臉上絕不是美麗的意恩，惟有你們擦粉塗脂的意念，才是美麗，才是誘惑的。才是使我們感着不快的。

在美貌上說，西藏女人亦有其充分的資格呀。普通說她們和你們的婦女們一樣的漂亮。這一點我是知道的，因為我已看見過好些種族的婦女了。但我決不是眩耀我們自己的呀。容貌綺麗固能增加生活的美感，但較之以心地的良善，則尙不及其重要了。

普通的歐洲人，按我們的眼光說，是不美貌的，我們認爲你們的鼻子太大了（指歐洲人說的——譯者）且常常像水壺噴水似的突出些鼻涕；你們的耳朵大得像豬耳朵一樣；你們的眼睛綠得像小孩們玩的那些石彈；你們的眼窩太深了。你們的眉毛太重了，簡直就像是猿猴了。不過我不應當說這些話，因爲自己太醜陋了，我們有一種諺語說，在你譏笑別人的容貌之先，你自己應有天仙之貌；譏笑別人衣服之先，你自己的衣服應

是極美麗的織物；譏笑別人的馬匹之先，你自己的馬應當是像獅子一樣。

西藏的姑娘普通是美貌的。很好的體格，充滿了健康和愉快的面色，清秀的眼，小而極白的牙等等，都是爲西藏人所同有的。所以西藏的姑娘們都是很綺麗的，而那身披錦繡的夫人們，亦都同樣的可愛。我們西藏的衣服，差不多是能改變任何人的容貌的。我們有一種諺語說，人民的俊麗是仗着他們的衣服，樹木的美觀是仗着牠們的葉子的。

### 兒童們的名字及遊戲

男女小孩在幾歲的時候，其父母請一位僧侶給他起名，這個僧侶的階級越高了越好，假如鄰近有一位活佛，或忽然有一位活佛到這個區域來，那便是最好的了，父母們對活佛或高級

喇嘛必須服從，且供獻一個卡達 *bya-tsa*——卡達是用於一切祈禱時的一種綢或棉紗的手織物——以表示祝賀，文雅及敬禮。活佛的侍從們把這個卡達接了去，而告訴活佛說，這個小孩的父母請求給這小孩起個名字，於是活佛便摸摸小孩的頭以祝福，而給與一個他以為適宜的名字。所以我們的名字，並不是為父母所選定的，而是為寺院所選定的。小孩們當新名還沒有起下之前，是不常給小孩以名字的，父母及親屬們常常是叫他為男孩，姑娘，或兒子。然而有時亦有先起個假名的。舉例說，我是起過三次名的。那最後的及有效的名字，命岑拉木 *Rin-ch'en Lhamo* 我常以英文這樣的寫，其意即為可貴的女神 *Precious Goddess*，這種名字，在西藏女性的名字中是很普通的。同樣的我那長女的名字，西藏名是歇爾呵朱勒麻 *Shera Drolma*，第

一個字的意思是智，第二個字的意思是仁慈的女神，這名字是爲達爾呵抓活佛 Doridra Living Buddha 所起命的，不過是沒有用牠，我們叫她的英文名韋倫 Wenlo。

你們所用的那種姓氏的意義，在西藏是沒有的。假設我們需要知道某人是誰的時候，我們就詢問他父親的家族是什麼，母親的家族是什麼。到現在時，西藏人之到外國去的，都沿用你們的習慣，把第一字作名字，把第二個字用作姓氏。就像我的兄弟吧，他的名字是南克覃朱克 Namkha Tendruk，便把覃朱克 Tendruk 用作姓，把南克 Namkha 用代你們的基督教名。有很多邊境上的西藏人，常常用中國的姓氏，以便和中國人訂約，名字有時候是傳自中國人的，不過最多還是爲他們自己或其父親爲便於和中國交易所採用的。舉例言之，我的家族所用的



中國的姓是宋。

爲寺院所指定的兒童們都受教於公巴，在那裏小孩們住的到處都是，在我們這一區裏，這些兒童們都是八九歲年紀的。然而，他們並不是全都變爲喇嘛，因爲只要父母需要他們回去，或者是他們自己長大了的時候不需要當喇嘛，則他們隨時都可以離開公巴的。那些富家的子弟們常常在家裏受那同樣的教育，請一位和你們的私塾先生一樣的一位喇嘛來教給他們。但是姑娘們，則很少有受任何教育的，因爲女人之有學問，並不認爲是重要的事。其餘各階級的兒童們都僅長在家裏，而不受任何的教育，學習那由他們父母所告訴給他們的一切事，他們自動的注視及聽斷一切，且使自己的才能伴同年力而具增。一個很小的小孩，他是可以什麼都不注意，而狂迷於其所喜歡的。一個

大一點的兒童，就是說在十三歲至十九歲的期間，他就可以出去幫助着照料山邊自家的牛群，或檢拾燃柴等等。而姑娘們則在家中幫助其母親及照料較小的小孩們。他們的確能慢慢的在家庭中佔於有用的地位。有小孩爲使自己有用起見，自動的工作，比父母強迫的工作還要多。我在十二歲的時候，有一事便是足以證明這種態度的。有一天黎明的時候，我出去要把我們的擠乳牛趕進來，當我趕着乳牛回來的時候，我聽見叢林中吼叫，隨着便跳出一個豹子來，蹲在那裏注目着我。當時我記起我母親常告訴我說，假設你要遇着野獸了的時候，你千萬不要跑，不然牠是要追趕的；於是我便仍然穩穩的佔在那裏，而希望一切安好。我雖停在那裏不敢動，但因爲我是十分的害怕，所以就放聲狂喊，於是我父親從我們那距我約一二百碼遠的帳

幕中跑出來了；他連槍都沒顧得拿，而爲他的孩子，竟這樣的冒險他的性命。那個豹子看見他來了，就起來跑了。我恐懼得戰慄不止，我父親十分的震怒，並且質問我母親爲什麼他使我自己出去趕牛群，其實這是我自己要去的呀。

我面對面的遇着野獸，不僅是這一次呀。我大約是十五歲的時候，有一天午後，我出去看管我們的牛羣羊羣。忽然那些羊都聚成一堆的向我這面跑來，我看牠們後有一個東西疾馳而來，當初我想是一隻大狗，其實竟是一隻狼。牠跑到已距我不過到五十碼遠的地方，又轉向於牛群了，而那些犛牛都直向牠衝去，於是便把牠趕跑了。此外還有好幾次遇見野獸的事。

西藏沒有特定的年歲，作爲男孩或女孩成丁之年，他們何時算爲成丁，那全以他個人的能力爲準，不過我們可以說，普

通的男孩或女孩們，大約在二十歲的時候，始能充分的担任工作及家庭事務，在這一年亦大約都要結婚了。

自然，兒童們必定得服從父母，不馴順的兒童們普通是要受責打的。亦有父母們因愛子而寬恕，所以有很多的兒童們本都應受責打而不受責打了。但另一方面說，兒童們很少有無故被責的。因為輿論是不許對兒童們殘暴的。

男女小孩是一樣的憐愛，我們絕有固定的使這一性優先於那一性。自然，家庭亦是沒有限制的；超過十個兒童的大家庭，是十分通常的，小家庭之所以小，並沒有別的原故，僅是上天讓牠們如此呀。小孩們教以行爲正當，不許他們反對或妨害他們的長者們。但當他們年歲較大了的時候，他們的願望亦漸被尊重，而亦就不再告訴他們說不要做這個，或需要做那個了。

。不過他們即便是實實在在的長大了，他們仍不許反對父母的意志。假設他們要反對時，他們是要受那被認是傲慢的小孩或乖僻的姑娘的名譽之責罰的。不過仍有許多不到責打之年齡的乖僻的兒童們，父母是沒有辦法的。真正壞的小孩將被比作爲殺母的鴟鵂。不過父母們對其小孩們的一切行動，無論巨細，都是極注意的，所以小孩們都很容易把其幼年的危險期度過。我們以爲老年人比幼年人聰明些，而那想他自己知識所了解的比老人們還精確的幼年人，是要很適宜的被那諺語「耳生角之前」責罵的，這種諺語和你們那「教授你祖母喝鷄子」諺語的意義一樣。

小孩們有許多愉快他們自己的方法。我已提過夏季時他們在河裏的划船了。冬季時他們則以雪球互戰，他們甚至拿雪球

拋他們的父親，但絕不拋母親。假設他們成丁的姊妹們有一點  
的表示不喜拋雪，則他們便越向她們拋。有些小孩們拿雪球拋  
成丁的鄰人，但這是有條件的，必須這些鄰人是常和他們鬧玩  
的，不然，就認為是他們不敬長者了。不過成丁的鄰人們常常  
是喜歡和小孩們戲耍的；他假作爲馬，小孩們騎在他們背上，  
握住他們頭髮及耳朵，而他們又忽然的一跳，使小孩們從他們  
的背上摔下來，小孩們便高興了。

大人和大人們亦作拋雪球之戲。團雪人是小孩們另一種快  
樂的遊戲。他們團得大小都有，團成後再以雪球或石頭投狗使  
狗憤怒的衝襲那些雪人們。這是雪中最大的遊戲，而狗之喜歡  
雪，并不減於小孩們。我們說雪是狗的舅舅。牠們在雪中跳躍  
，追逐牠們自己的尾巴，咬起滿嘴的雪，及很快樂的在裏邊打

滾。小孩們亦常睜着眼，面向下的平爬於雪中，而印他們自己印痕。另一種遊戲，就是溜冰，及打滑溜於平面。斜坡的石頭上。

小孩還愛頭手向下脚向上的打豎着，及這樣豎着往前走，在山坡上往下打滾，及鳥築巢等等遊戲。他製造粗糙的弓箭，投石器及弩礮，而以其射靶，甚至拿牠們射鳥玩，不過射鳥自然很少能射準的呀。他們用粗糙的誘捕機，活而愈抽愈緊的繩套，或以短棍支起倒置的筐子的一邊捕鳥，不過這種事他們的父母是不喜歡的，且常因此而責罵他們，因為這是殺生害命的事。他們以石頭建築城堡，而互相拜訪着玩；建築石爐灶，在裏面燒松枝，假裝着製木炭。他們拿泥捏成男女和家畜，而以此作社會的機能玩。他們騎裸背的馬，牛，豬，羊，而很高興

的遍地疾走。總之，他們愉樂的方法是數不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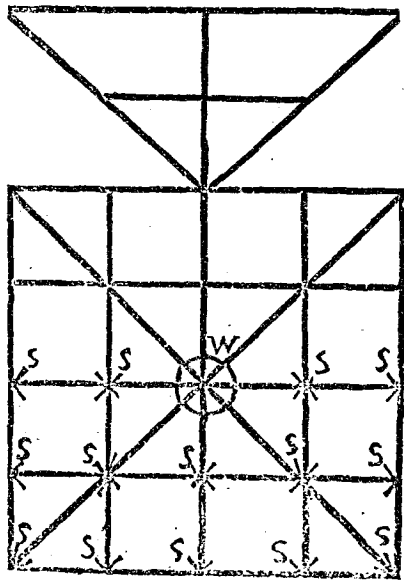
有些迂曲旋轉的遊戲，就如像狼捉羊吧，許多小孩們一個後一個的連成一串，每個小孩都握住在他前面的小孩的衣服。這些小孩們當作羊；另一個小孩扮作狼的角色，而從末尾起接次一個一個的捉那些羊。當狼跑着捉羊的時候，那羊的行列便旋轉着來回跑，以求老是面向着狼，這樣便使狼很難由末尾捉個羊去。這樣捉一個，便從末尾去掉一個，一直等到把全行都捉淨了才算完事。

還有一種叫狼捉羊的兒童們的遊戲，有點彷彿你們的將棋戲。不過我們沒有特製的棋盤和棋子，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們要做這遊戲時，就在桌子上或平石頭上畫個棋盤，手邊有什麼東西，就拿什麼東西作棋子，不過照例的是用石子。有十四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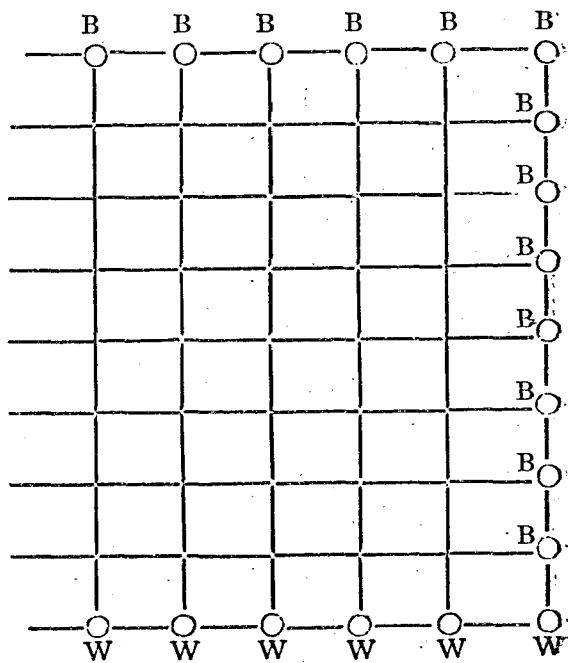
羊，一隻狼，一個人走當羊的子，一個人走當狼的子。那些棋子，並不像你們的將棋，把子放在那些方格的中間，而是把子放在方格的角上，這些子沿着線願意向那邊走就向那邊走，不過每次僅能走一格。狼可以完全按你們將棋的方法吃羊，不過每次亦僅能吃一個羊，自然，羊是不能吃狼的。狼的目的是要把羊給全吃了，而羊的目的，則在把狼包圍到無路可走，最好的是把牠逼到牠巢穴裏去。下圖就是棋盤的樣子，頂上的那個三角，就是當作狼的巢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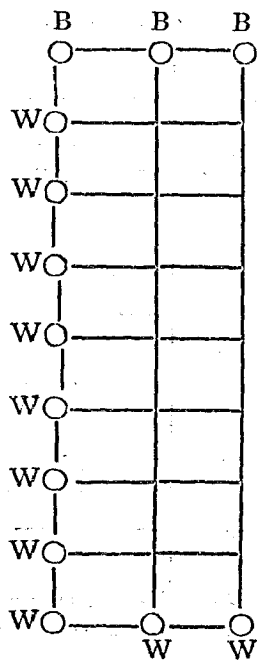
狼捉羊遊戲的棋盤(未走前的形式)



有一種客堂的遊戲，叫做攻豬 CHEE-DEE，是為成年人玩的。  
攻豬 CHEE-DEE 圖 (B 是黑子，W 是白子)

西藏之社會生活及其風俗





這是起首時的樣子；方圖的這兩邊是十六個黑子，那兩邊是十六個白子。那些子你願欲走幾格就走幾格，不過必須要沿着線直走。其目的是這一邊吃那一邊的子，吃了的時候就算贏了。這樣棋子的走法，並不是像走你們的將棋一樣，把棋跳過去，而是調遣自己的棋子把對方的棋子杜閉到一邊去的，成爲BWVB。這種形式，這兩個白子就算死了，你把兩個白子拿去

，換上你兩個黑字。蟬聯的越長，則你贏的越多，逼到角上的時候，亦照樣是要死的，如：

W  
B B  
B B B B W

際此情形，那些黑子，就算死了，而以白子代之。這種遊戲，直至有一邊的子全死了為止，所以在結局時，失敗的這一邊一個也沒有了，贏的那一邊則爲三十二個子。當你把敵方吃得僅剩一個子的時候，則敵方可以像你們的將棋一樣，能跳着走，跳一個就算吃了你一個，所以常常亦能轉危爲安，轉敗爲勝，不過亦太危險了。你想要阻止他跳過去，你就須常常把你

兩個子併肩走着，這樣便可以阻止敵方的跳走了。

另一種遊戲就是猜謎。一個人說，一個人猜，假設要猜不對，就罰他說一次「奧本曼尼巴得米胡木 Om mani Palme Hum」，然後說謎者再告訴他那正確的答語。請舉例如下：

問：四條腿，然而不能走，你知道是什麼嗎？

答：桌子。

問：有生命，但是沒有呼吸？

答：雞蛋。

問：有呼吸，但沒生命？

答：風箱。

問：一百隻牛拴一條繩上。

答：念珠。

問：一隻牛拴在一百條繩上。

答：帳幕。

這種謎並不是固定的，你一邊說，一邊可以自己發明的。還有一種遊戲和你們放環子或金錢於聖誕餅中的性質差不多。饋送於同伴們的肉餅裏，有的擱一塊木炭，有的擱一捻羊毛，有的擱一大捻食鹽，有的擱些個胡椒，有的擱一把茶葉，有的擱一塊石頭。在你吃你的肉餅前，你不知你得到的是什麼；假設裏邊是木炭，那末，就算你有個黑心；羊毛，是溫柔的心腸，食鹽的，是守財奴；茶葉的，是慷慨者；胡椒的，是辭鋒犀利者；石頭的，是頑固者。

我們沒有有組織的遊戲，因為我們的兒童或丁年沒有像你們那樣多呀。我們那人民跳舞就算是有組織的遊戲了。我們亦

有我們的賽馬。在我們這區裏，賽馬都在夏季娛樂會時舉行的，不過娛樂會是每年一定舉行的。而賽馬並不是每年都舉行的。賽馬時以公巴外爲起點，以茲達 *Ni-Da* 爲終點，中間約有一哩的距離，所謂茲達即在高處或山道上懸祈禱旗的祠廟。騎馬者都是十三歲至十九歲的小孩們，這種遊戲完全是賽技藝，而是沒有賭品的。一個人（普通都是個喇嘛）在茲達那裏拿海螺吹一下起號，於是賽者便兜馬出發。那喇嘛頭弄一塊宗粑和牛油掛於得勝的馬前額，及別的馬的兩耳之間，作爲獎賞。前三名的騎者，都得一點布的禮品，然而最末後的騎者，則受諷諧的譏笑，且人們都拿宗粑拋他，好像你們結婚時以大米及糖果拋新人們一樣。

丁年們亦常比賽馬術。他們沿着在地上插有一尺左右高的



小旗的道上疾馳，他們一面疾馳一面盡力的攫取小旗。還有當馬飛奔的時候，在馬上放鎗，及任意的在馬上移動。這種人自然是在家常常練習此種遊戲的。

### 屠宰

我們的宗教禁止殺傷任何的生命。畜類正和人類一樣，亦有其不滅的靈魂。不過人是一種優勝的和肉食的動物。所以他們需要肉。普通的人老是不吃肉是不行的。有些個人不肉食亦可以的，不過大多數的人是不能的，所以人要宰殺動物作食品。在我們這地方，所屠宰的畜類僅是牛，羊，及豬。無論何人，在宰殺一個動物時，須頌「奧木門尼巴得米胡木 om maui Pa me Ewini」的祈禱詞，以祝其靈魂，並點些牛油燈以爲其靈魂照道。牛，羊和豬是些個大畜類，所以宰一個就可給許多人以

充足的肉品了。我們不像你們一樣吃較小的動物。我們是宰一個東西就足夠好些人吃用，而你們則是一個整動物或一個以上的整動物，才僅足一口之啖，且聚一次餐就需整百的各種小動物，如家畜呀，鳥呀，魚呀，介類呀等等。我曾看見過你們烹個些活動物，甚至還吃活的。想到這種事，那是很怕人的。此事常叫我想起我們神話上巫女煮吃活人的故事來。

在那些時候，人民是極簡單的，所以成爲巫女們極易得的掠捕品。一個巫女要誘一個人進她家裏去的時候，她便誑謊他說，人們正在搜尋他咧，於是他便一定要藏匿的，但是除那裏一口大鍋外，是無處可隱身的。而這個大鍋下面是攔以乾柴及未燃着的火物，等到他藏到裡邊時，她就用火點着了。當他在鍋裡熱得叫喊的時候，她便向鍋裡注水，並且告訴他說追趕者

已經到了，請他安靜些，而同時她就和她的家人假粧問答。使她的家人們假粧爲追趕者的口臉問道，某某在那裡呢？我們是來搜殺他來了。當他在鍋內實在受不了，而又叫喊的時候，她便再向鍋裡注水，再告訴他說追趕者已經到了，請他安靜些，再和家人們假粧一次問答。涼水填的次數越多，則叫喊的聲音亦越多。等到最終把他煮熟了，便一條條的切成長條而食之。

在西藏，我們有奉獻畜類於上天的風習。這些畜類是永遠不得宰殺的。舉例說吧，假設你決定奉獻一隻犛牛，你就預備四個有色布條製成的簽條，兩隻耳朵上綁兩條，鬚毛上綁一條，尾巴上綁一條。一位喇嘛拿一點泥隔着他橫撒過去，作爲祈禱，然後，他照着湖或山的名字給他起個名兒，再塗抹些糲粑，及牛油於頭上，背上及尾巴上，此後便誰亦不許殺牠。奉獻

羊或山羊時，除不常給牠起名外，一切的儀式都是一樣的。而奉獻豬或雞的時候，便亦不用簽條，亦不給牠起名。

奉獻豬據我看來是特別可喜的，因為一個牛或羊雖不奉獻，亦許是宰殺亦許是不宰的，而一隻豬要不奉獻的話，便不久就被殺掉了呀。你若把牠奉獻了，就保全了牠的性命。

奉獻過的動物，你願欲把牠放在田地裏，就放在田地裏，願欲把牠放在畜群裏，就放在畜群。且假如你樂意的話，你還可以把牠贈與公巴。不過無論放在什麼地方，牠們的性命是都是要保全的。沒有一個西藏人曾想宰殺這樣一個牲畜的。

恢復那些野生物的自由，是一種極慈善的行爲。所謂恢復自由者，就是釋放牠們仍回到牠們的自然環境，例如把魚放回河裏，或釋放些那被捉住的鳥或獸於山野等是。

沖犯了上天的律例時，是一定有報應的。跛足瞎眼全是過去行爲的結果。每個人都知道這種因果，不過人類是怙惡不悛的呀。人對於他自己認爲是極可寶貴的。他自己畏懼痛苦和死亡，有了病便趕快的請醫生治療，請僧侶禱告，而對於動物則特意的宰殺。他以爲動物是和人類不同的，却不知動物確是和他自己爲一個人一樣的呀。來世的生命，他可以很容易的變爲畜類，畜類亦可變爲人的。那極全德的人，亦不能完全逃避了殺牲的罪惡，不過德行欠缺的人們是恣意的殺牲罷了。獵人們在佃獵的興奮中，并不替那些捕獲品想想，僅爲他自己及他的技術着想。他的彈丸射物射得越準，他便越高興。

外國的著述者們罵我們心口不一，教規雖箴誡殺牲，但實際上仍是殺者自殺。因爲他們知道我們的教規禁止殺牲，而他

們却仍然看到我們殺牲，於是他們便以此而加重對我們的貶抑。不過在這一點上，你們却比我們壞得多呀。我們殺牲是能如何少就如何少。我們不但沒有忽略我們的教規，而且還是努力遵循的。所以可驚奇的事，並不是殺牲，而却是如此少的恣意的殺牲。你們則不然，一點也不努力避免屠宰，然而你們的宗教關於這點，和我們的一樣，亦是規誡殺牲的呀，這種知識是人們良知的一部。不過你們以為下等的動物，一定是要為人類而犧牲的。

### 夏季祈禱會

我們寺院主要的娛樂會就是跳舞會，這個跳舞會是全國每年所舉行的典禮，各公巴舉辦其各自教區的。至其舉行的時期，則各區不同，在我們這一區，是在夏季舉行的，叫做亞球。

an-China，或說是「夏季祈禱會」。

這個會就是你們的著者們所稱的「魔鬼跳舞」。我不明白他們爲什麼竟如此的稱呼牠，因爲牠沒有一點事是像魔鬼作的，不過僅是一種敬拜上天，替全體人民懇求上天的祈禱儀式罷了。我們這種祈禱會和你們的聖誕節祈禱會及復活節祈禱會一樣的有意義呀。

每人都參加亞球。因爲這是全年首要的節宴，連着舉行三天，每天自早晨至午後開四五點鐘的會。會場是在公巴之庭院中。自入口到寺院客廳各面都圍以帳幔。入口的兩邊，坐着身披法衣的僧侶們，他們有些人拿着喇叭，鐃鈸，皮鼓及搖鈴等，以代你們的軍樂隊。假設這個公巴裏有活佛，則活佛端坐於一個高壇上，頂上張以華蓋。人民們都佔在那些得看的地方，

如樓台上，房頂上及棚裏。在棚子裏面，他們圍個圓圈。跳舞就在這個圓圈裏跳。

跳舞者亦是喇嘛們，他以棚子爲前場，客堂爲後場，舞者都一對一對的從客堂裏出來。他們在開會時，先導以大銅喇叭之怒號，簫管之吹奏，鐃鈸之拍撞，皮鼓之播擊。且在百樂齊奏之時，全體的喇嘛們便以高亢和諧之音，同聲誦禱辭。這種禱辭是很能澈人心的，所以那虔誠的精神，遍澈於全體。

跳舞者的步伐，都是合拍的有制的。且退回的時候與出來的時候一樣，都是一絲不紊的。這一對退出，那一對出來，那一對舞完了，另一對出來，這樣一對一對繼續下去。每對的跳舞都和另一對不一樣。所有的跳舞者，都是化裝的，有各種的神，各種的人，各種的獸和鳥。



每天最後的跳舞，是全體舞員的集合舞，他們舞畢後，那僧侶首席亦離其法壇，繼續他們跳一次的舞，而這天的儀式就在一個嘹奕的禱曲及音樂中完結了。

第三天的時候，舞場中置有一個斗麻 Doha。斗麻就是一個生麪做的錐體物，這天所有的舞員們，每人都向斗麻上撒一把尼。最終，當舞員們都完成其跳舞後，首席喇嘛自己亦來完成他最後的跳舞，且從他侍從的副員手裏拿過那爲他預備的尼，大米及聖水，而撒向斗麻。然後使一個卑下的人民抗起斗麻來先導於僧侶頭，辦公僧侶們，舞員們，樂隊等所排的列隊前，把牠一直抗到公巴外，而棄之於野地，列隊在向斗麻撒了最後的尼，及奏了最後的音樂後，即行返回公巴了。返回公巴後，於是所有的僧侶們，首席亦在內，便手叉手的拉成個圓圈；而

把那個剛剛盛斗麻的三角木盤放在中間；大家一邊拉着手圍着牠轉一個周，一邊以和諧的聲音詠一度祈禱歌。到這時那祈禱會亦就算完結了。

誰往外抗斗麻，那斗麻便爲誰所有，斗麻是認爲不潔淨的東西，不過那窮人是喜歡麪粉的。

在我們這地方所舉行祈禱會，就是這麼個情形。絕沒有像北京一樣，常舉行每年的盛大典禮於草率的房子內。我們之參與祈禱會，每個人都是充滿了虔誠的精神。然而在北京，那參與盛會的民衆們，都純是看熱鬧的，絕不像是奉身於宗教事務的呀。並且喧嚷擁擠，弄得場面沒有地方，致執事者一會拿鞭子開場子一會拿鞭子開場子，所以在會場中有咒罵的，有爭吵的。形形色色，不成體統。我們的會場場面，永遠保持着清淨

，而無爭鬧，有時候假設觀衆向前擠得太凶了，則喇嘛們輪起繫以繩索內裝乾草的豹皮袋，或拿腿骨喇叭向觀衆的耳朵上吹，或來一對化裝惡魔的舞員，挨着邊繞周跳舞，以逼觀衆們向後退。每個人對這開場子的事都是很順從的，絕沒有一個阻撓的。

## 歌舞

我們是極愛唱歌和跳舞的。我們的跳舞是歌舞，一方面舞，一方面歌。男人和女人圍成個圓圈，男人們占圈的這半邊，女人們占圈的那半邊。他們是分班的歌唱，男人和男人們歌，女人和女人們歌，他們的聲音是交互的，男人們一聲，女人們接一聲，然後男人們再接女人的聲。唱歌的時候隨着就舞。他們的步伐完全合他們歌聲的節奏，有時前進，有時後退，有時

旋轉，而整個的圈圍着中心環繞。等到急旋的動作時，步伐亦加快了，歌聲便亦放高了。這樣就是我們的人民舞。

跳舞時備有茶，酒及食品。我們在所有的娛樂會時，都舉行這些跳舞，且在別的時候亦常舉行，所有的人如父親母親，兄弟姊妹，酋長和村夫，太太和女僕，及所有的鄰人們——除去喇嘛們，因為他們的心是另有所寄托的——都參加這些跳舞。

我們亦有旅行劇團，這些劇團裏有男人，女人及小孩們，他們到處唱歌跳舞及敘述笑談。這些人多少都很像叫花子們，猶之乎你們的街頭唱歌者一樣。

### 進香，旅行，狩獵，設陷

我們國裡並不僅是喇嘛們進香，而俗人們和婦女們亦有進

香的，盛大的進香，是到拉薩 Lhasa 的進香。自然，進香者並不是一直走的，他們亦是常常要歇腳的，且僅在拉薩就要耗費好幾月的工夫的。

許多喇嘛們及俗人們都是步行去進香的，他們的給養，都是沿道化募於人的。另有些人，則騎馬走，並且自己帶着錢及一切需要的東西。

到拉薩去進香，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辦得到的，不過西康所有的喇嘛們，都渴望到拉薩進香去，所以有很多的僧侶們去；並且還有很多的男人及一些女人亦都去，而這些女人什九都是安尼們，安尼即你們之尼姑。

女人們去的時候，不是自己組成一大隊，就是等着其他向拉薩進香的旅行隊，從她們那裏經過時，她們便乘機隨去；有

時亦有全家去拉薩進香的。

人民們很少有向本區某廟祠去進香的。

進香常常是爲感謝及實踐對上天的誓約而去的。舉例說罷，假你或你的家族病了的時候，你向上天許願說，假使病好了，你一定要去進香的，其後病果然好了，那末，你必須得去進香，以還你的誓願。另有些進香，是由於神人宣示你舉行如此如此一次的進香的。

旅行不僅全爲進香的。你可以爲拜望親戚朋友，甚或爲漫遊幾日。亦有爲參加某娛樂會而去的。在這些旅行中，男人們，女人們及小孩們都是騎牲口的，沒有步行的。在西藏沒有不騎牲口的，並且騎牲口是很快樂的一件事。西藏是沒有車子的。

西藏人是善於旅行的，且沒有一個不愛旅行的。所以朱巴常常自這個幕營到那個幕營去。商人們都是成隊結夥的，穿遍西藏，從從容容的到這裡到那裡，帳幕願欲紮在什麼地方就紮在什麼地方，旅客們既不注意時間，亦無須從事小心，雖說強盜們，騎着馴順的馬匹出沒各地，且常攻襲帳幕，但他們亦許成功，亦許是被擊退的，因為商人們亦照樣都携有武器，且其勇敢亦不亞於強盜的。

狩獵的人們是沒有一定的時間的。他們成幾天的追逐於某種巨大野獸之後，以達到其獵獲之目的。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乾糧，僅是很少的一點糲粑及牛肉乾，而把牠們裝到那大斗篷的褶疊裡。他們在野地中，那裡黑了便睡在那裡，地就是他們的床，斗篷就是他們的被子，所以什九都能得到那獵物。狩獵本

來是一種大罪惡，但人們仍然爲之者，則因爲狩獵的天性，在人的靈魂中是很強烈的。以上所述，就是我們人民獵狩時可以獵狩巨獸的情形。我不知道你們的獵者要到我們這地方來試行獵此巨獸將是怎樣也。我想他們是要死於此艱難困苦中的，不過我們的人民以爲這種艱難困苦是沒有什麼的。但是請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說我們的人民在生理上優越於你們，不過他已慣於此事罷了。

有些人之狩獵，僅是爲他們喜歡狩獵而去的，其餘者則是爲謀利而狩獵的。有些人是有外國的來福鎗，但大部分都還是僅有本地的火繩鎗，以導火管而燃放。以此種獵鎗去追逐那些豹，熊，野牛等等的巨獸，是很危險的，因爲這種鎗裝藥很費事，打完頭一鎗再打第二鎗的時候，是很費時的。所以他們追



趕這種巨獸的時候，常常是兩個人或三個人一塊追的，這樣一來，假設頭一個人一鎗沒有把牠打死，則其餘的人足以預備着牠來反攻。雖說是這樣，但他們仍還有遇到危險，而以刺刀補其火鎗之不足的。所以西藏的刀是很有用的。我們區的有一個入，獨自騎馬自募裡出去，而竟死到外邊了，而他的周圍則有四個死狼，他的刀呢，則因柄把折斷而飛出去了。這樣看來，假設他的刀子不飛出手去，則他似乎還不至於死例。狼在我們區裡，大半都是爲單人所獵捕的，雖說他們有時亦遇到十二隻以下的小狼群。

西藏的風俗，假設你射死一隻狼，你就拿着狼皮遍遊四鄰，於是，鄰人們便都拿穀物換一束狼毛撒在牛欄裡，這個意義就是說，這是把牛的敵人戰勝了。

茸質的鹿角是很有價值的，中國人當藥材購買。鹿皮亦有些價值。蘇門羊 Serow 雖沒有多大價值，但是很難射獵的，因這種東西是藏於深密的叢林下的。我們有一句諺說，蘇門羊所去的地方是沒有陽光的。這種諺語是對那永遠是鳴不平的人說的，意即這一種人除掉僅看到事物的黑暗方面外，他什麼都不見。

我們有兩種熊、一種是噹 Dang (希馬拉顏熊 Himalayan Bear)，一種是追姆 Dremo。追姆臉上披着黃褐色的長毛，鼻子和豬的長鼻一樣，以這個鼻子掘土撥鼠吃。熊的膽囊是貴重的藥材，治咳嗽是極有效的，和兔膽一樣，不過熊膽是醫治成年人的，兔膽是醫治小孩的。你們雖說醫藥知識十分高明，但關於這種特殊的物品，我沒有見過你們的任何藥品比牠還有效。

你到處可以找到有某人家裡爲此關係而藏有些熊，鹿，豹，狐，猴，山貓，胡狼，狼，等等野獸。舉例說，我家在達德申都 Darsendo 的時候，有一次就有四個小希馬拉顏熊。不過當牠長大了之後，我們感到理管的困難，於是就把牠放跑了。我們還有一個小狼，牠是很馴順的，和那些狗處的十分相得，不過不幸牠尙未到長大幾個月之後，便因病致死了。不過假設牠要長大了的時候，自然是要有危險的。在我們區裡，有一個人以他的獵犬獵得個小狼養着，有一天他帶着狼和狗出去狩獵，他狼在地上休息，那個狼就按住他咬，幸虧那些狗又按住狼咬，才保全了他的性命，於是他便把那個狼打死了。「教狼以倫理」那句寓言，就是說責備那不聽忠言的人以處世之道。「沒有護身的狗，還養一個狼」那句寓言，就是對那靠不住的僕人說的，意

思就是說主人得不到僕人的保護，所以用這種僕人是沒用的。  
西藏的獒是極強壯勇敢，極可愛，並且對家庭是極忠實的，牠對小孩們十分和平，但是絕不讓一個陌生的大人進家的，所以是一種可怕的守夜犬。牠極像一隻狼，其實一隻狼沒有能敵過牠的，但是牠怕豹子。豹子來了的時候，牠聞聞豹子叫嗥幾聲，便趕快的就逃了。最近對每帳幕的獒都徵很重的稅。

麝是設陷獵捕的，其香囊在商業上是極貴重的物品。  
陷阱的佈置是：往地裏插一枝堅固的樹枝，把一條繩子挽到樹枝的頂上，留着兩頭，一頭長，一頭短，長的那頭挽以愈拉愈緊的套子，短的那頭綁一個小棍，箝在那個圓箍及其橫木之間，橫木上面放幾塊鬆薄的板子，下面掘個淺穴，把那個繩套放在板子上面，再蒙上一層土，遮住下面那些東西。麝的習慣，

是常在樹枝上擦癢癢，陷阱亦即利用此點而布置的。當其擦癢癢的時候，牠就踏到這機關上了，板子受壓而下沉，於是那橫木便掉了，橫木一掉，那個小棍亦隨之而掉，小棍一掉，這股繩便鬆回去了，這股繩一鬆樹枝便失去牽索，於是便驟然上起，樹枝一往上起，便把帶套的那股繩拉緊了，而那繩套，此時已套於麝的腿上，於是麝即被捕了。

豹子亦是以陷阱獵捕的。捕豹的陷阱是個石頭小屋，屋裏設以木地板，下面掘以淺穴，能容開地板下沉。而地板呢，則以繩子連於這小屋的很堅固的門上，這個門平常是開着的，在小屋內以牆隔開的角裏邊放一隻狗或一隻羊，使豹子實際不能攫獲牠。當豹子走到那小屋內時，那地板受壓下沈，地板一沈，門便閉住了，同時另有一塊大石頭，就把門給頂住了，於是

豹子便成了牢中之囚了。

此外還有好些陷阱是捕其他動物的，如兔，鳥等等。

### 宗教儀式

我們沒有固定的時候到寺院去。我們沒有規定出一定時候爲會衆的儀式，像你們坐禮拜一樣。在公巴客堂裏所舉行的每日的儀式；分班教授，及練習普通的祈禱，都是喇嘛們在公巴裏的日常生活。但人們都是不出席的。

我們的祈禱，都是個人的，而不是聚合的。喇嘛們到我們家裡來舉行祈禱，你什麼時候需要到寺院去就去，並且你愛常去就常去。

你到寺院去的時候，你得帶些牛油，糌粑及香楮。牛油你在寺院裏溶化了，注入那些銀燈，或銅燈，或磁燈內，點著牠

。這些燈是當作燦燭點的。糝粳呢，喇嘛拿牠捏成周巴 *Chopa*（頗像你們教堂的尖塔），供於祭壇上。香楮你把它燃著扔到香缸裏。你拿一條卡達 *Khata*（祝禱的肩巾）披於佛的肩上，而匍匐於其前，這時候喇嘛就和聲歌唱普通的祈禱詞，有時候亦歌特別的祈禱詞。然後你就出來圍着那些包圍客堂的叩婁 *Khoro*（祈禱柱子）繞一週。你每到一根柱子，你須念一次祈禱詞：奧木門尼巴得米胡木 *Om mani Padme Num*。柱子你愛繞幾次就幾次，一週亦可，兩週亦可，三週亦可。這種儀式做後，便算完了。

你要在你家裡舉行祈禱，普通都來三位喇嘛，一位主角，兩位助角。你要他們逗留多久就多久，幾時亦可，幾天亦可。捏周巴，燃牛油，亦和你到公巴裏去一樣，而喇嘛們和聲歌唱

那適於此時的禱詞。在舉行祈禱時，同時搖他們帶來的那個聲如雷鳴的吹普Tripa（鈴子）。

你給喇嘛們設備食品及住處，在祈禱完了後，你須給他們以金錢或其相等物（尼，牛油等）的報酬。在其數目是沒一定的，你愛多給些就多給些，愛少給些就少給些，即便就是給的太少了，喇嘛們亦絕不强索的，你給多少就要多少。普通祈禱一天，都給與兩個盧比或三個盧比，或是與其價值相等的物品。但是你無論給他什麼，這些東西，都作為他們的勞金，而屬於其個人，並不交納於公巴。

以上所述，是普通大多數人家舉行祈禱的情形。至於富人們之舉行祈禱，其規模則較大。他們所請的喇嘛人數都在五十以上，喇嘛們都以極大的，銅喇叭，腿骨號，鼓及鐃鈸和奏合



唱祈禱。這種合唱祈禱是很動人的，客堂裏照耀以幾百盞朦朧搖曳的牛油燈，瀰滿了香楮之氣，充溢着僧侶的唱聲，喇叭，骨號，鼓，鐃鈸的演奏聲。這種聲音和你們的音樂一樣，是動人情感的。

這種祈禱，你什麼時候願欲舉行，就在你家裏舉行，不過普通多是遇有特別事故時，才舉行的。如某人病了，或者是有些事情做錯了，或得到神托的宣示，令其舉行這種祈禱等等。在有些驅魔或治病的時候，喇嘛們除以生麵捏周巴外，再捏一個他本人的小像。在模型的臉上抹以顏色，穿以帶色的衣服，總之，怎麼能像其真人一樣就怎麼裝飾。在合唱祈禱幾天之後，這個小像便為一隊喇嘛拿出去，扔到野外，喇嘛回來之後，便舉行那最後的祈禱。喇嘛們大半都是為疾病而請來的。我們

亦有藥品，不過許多的疾病都是不用藥品的，因為一切的病症，我們都相信祈禱的效力。你諮詢神托於喇嘛，由他們指示給你富怎麼辦。不過並不是每個喇嘛都有此預言的，解釋上天的指導的天資的。這種天資是上天所給與特定人的呀。

### 鬼魂

你們有些著作家說我們是沈溺於迷信的民族。其實我們並不是的。我沒有看到我們有任何比你們還更迷信的事。在許多事例中，我們是沒有你們那樣迷信的。我們信仰我們的宗教。信仰宗教並不是迷信。你們亦信仰你們的宗教。但你們有許多人還信仰你們宗教以外的怪事咧。我聽說過你們的唯神論的降神會，我看見過那些書籍上印有推想為死者鬼魂的攝影。且當我到了倫敦的時候，我曾去看了看你們一個著名的神媒。我曾

聽說過神媒們的本領，所以我希望親自看看。我雖很熱望的去了，而亦實在有些恐怖，假如死者真能和我談話，那將是如何的情形呢？到那裏的時候，我給與其惟一的線索，就是說我是一個西藏人，而這句話亦是問我時我才答的。假使他能說一句特殊的話或名字，或是能述說我任何的一位親屬，那便證明神媒的本領，因為這種事，不是猜測所能說準的。但是他所說的沒有一點特殊的。並且都是錯誤的。而那神媒辯飾道，這困難就是我為許多西藏的鬼包圍着，我丈夫是為許多英國的鬼包圍着。鬼多固然是，但為什麼幾百句話中連一句也沒有特殊的呢？我並不是膽敢的說你們的唯神論的信仰者是步入歧途，不過我的意思是說其輕信的程度較我們任何人都深。

死者的靈魂在一般人的知識上，及人類的經驗上，都是實

有的事。不過普通你是不能看見牠們的，有些生理構造特別的人是能夠看見牠的。這些人都是例外的人。普通人既沒有此種構造，所以他們很少能，或說是永不能看見一個鬼魂。然而，據我們的人民說，假設你往眼裏抹些喜鵲血，你就能有看見鬼魂的本領。我不知道此法確否，因為我沒有親自試驗過；事實上我並不希望看見一個鬼，假設我要看見一個鬼，我想將要把我嚇死的。

我們並不企圖和鬼接觸，和你們的唯神論的降神會一樣。我們相信和牠們接觸惟有災害。我們相信死去的朋友或親屬的鬼魂是不能幫助活人的。

我不相信鬼魂真能降臨於你們的降神會的。那敢和鬼魂見面的人一定是個極胆大的人。我們有一諺語，驢子不要跳躍於

馬的牧場中，不然牠就要被踢的，狐子必須要小心圈牛的籬笆，不然牠就要被棘刺的。

然而，和鬼魂接觸，有時亦是有的事。有些時候，那死者試圖拉牽個生者跟他死去，這其中是有極大的情感作用的，因為死者希望牠所愛的人和牠結合起來。有時候不是為情愛而是為怨恨，因為死者生時受了大冤屈，死後便把冤屈牠的人拉去。

死者不僅是附魂於生人，且更附魂於他物，特別是有生物；所以沒一個西藏人故意的使用那為某死者特別重要的東西。凡是有見鬼的事，就要請喇嘛來的。喇嘛來舉行相當的法式，那鬼便就走開，而使見鬼者仍復平安。

據說鬼魂們亦在森林中山谷內來遊戲，牠們亦和我們一樣

跳那些圓圈跳舞。且在隱遁的地方，你到處可以看見這種圓圈，因為他們的脚印都壓印在草上。假設一個人走到牠們跟前時，牠們便隱滅了。但亦不是絕對的。有一個故事，說有一個人，在深夜裏，騎着馬回家，在前不靠村，後不靠莊的半道上來了個單人獨自的姑娘。這位姑娘請求他讓她騎在他的背後。他答應了，遂讓她騎在背後，他以腰帶把她纏在他身上，以免得她掉下去。於是騎着到家了。到家時他發現緊束於他背後的，僅是一束乾草。他便拿起來把牠扔到火裡，萬沒留意乾草中發出聲音來，懇求他不傷害她。你們可以看來這個故事，是有所指的寓言呀。

在死人鬼魂之外，還有許多別的鬼足以擾害人類。例如台爾昂崗記 Terang-Gungchi 吧，除掉牠在雪地的脚印外，誰亦沒

有更看見過他的一點什麼。牠的脚印就像兩三歲的小孩的脚印一樣，但牠僅有一隻脚。牠善歡擾亂人民的事務。牠誘導人於愚癡的行動，牠使你願望失敗；牠使丈夫和太太吵鬧；牠使朋友們鬥爭；越不要小孩的窮人，牠越多給與他；渴望小孩的富人，牠却一個不給與他；從窮人口袋裏偷盜，使他更臻於窮，總之，牠以這個那個各種各色的不愉，使所有的人煩擾。假如你一切都至絕望，甚至你坐下來都有災言，那大概都是此鬼的作祟。

我們有一種傳說，說在早先人民都是不死的，後來因爲人太多了，且亦沒有那些食品，所以上天體念民艱，遂對人的生命定一限制。以前原來人是不死滅的，蛇是死滅的，此後人成了死滅的，蛇却成了不死滅的了。所以我們以爲殺一條蛇是極

殘暴的事。

我們說人在其死時最後的一剎那間，他的靈魂是要追溯其一生的事跡的。假如靈魂要遠迷於這些事跡中的時候，則這最後的一剎那是要延長的。

人死了的時候，三天內他並沒感覺到他是死了。最初他還是洋洋得意的以爲是病好了呢。

在一個人死了的時候，便即刻請些喇嘛來舉行特別的祈禱。所請的喇嘛道分越高了越好，且祈禱亦是舉行的愈快了愈好。假如有一位活佛來領導這祈禱，那是再好沒有的了。當僧侶們合唱禱詞及勸告死者靈魂的時候，家人和朋友們都須跪在那屋子裏。死後三天的時候，那死亡裁判官 Judge of The Dead 的僕役們便驅逼着那靈魂去受裁判。至此生命便算完了。



## 懶兒

這是一件敘述一個懶人如何達到成功的故事。有一位母親，有個懶怠的兒子。他嫉恨工作。他整天的閑惰着。他母親常常驅策他，使他興奮起來做點工作；但是他毫不聽那一套。他的朋友們，亦都規諫他，說他的母親的日子十分困難，爲什麼他不去幫助她而像一個豬一樣整天的睡覺。這種正當的理由，使他感到慚愧。那像個豬一樣的比喻使他痛心了。所以有一天，他對他母親說，他要去狩獵，請他母親給他一匹馬，弓，箭，刀及獵犬。他母親很高興，給與他一切所請求的外，還給了他一頂狐皮帽子，而他亦就出發了。

他遇到一隻獾，便追趕下去。而那隻獾鑽到穴裡去了。而穴有兩個口。他遂用他的帽子把一個口堵上，而開始從另一個

口上發掘那獾。他把刀及弓箭全拴在馬鞍子上，而把馬韁羈到狗身上。正當他掘得已挨近了獾的時候，那獾便從那個口衝出去，連他的帽子亦戴着走了。那獵犬看到了獾，便直起急追。犬一跑，便把馬亦拉着跑去。所以他把所有的東西，馬，犬，刀，弓，箭全失掉了。

他沿路涕泣着走到一位酋長的住宅，正值那裡擺結婚宴筵，又有跳舞，又有娛樂的，他在裡又哭又號的，詢問他們曾否看見一隻戴狐皮帽的獾過去，並且還有一隻獵犬領着一匹馬，馬鞍上駝着弓，箭及刀。那酋長的待從們互語道：「什麼地方曾有過獾戴着帽子，犬領着馬，馬馱着弓，箭及刀呢？這個蠢貨竟以他的煩惱來打攪我們的喜筵，這簡直是不祥呀」。於是他便把他拖倒，而給扔出去了。

於是他起來又走他的路。不多一會，他又到了另一位酋長的住宅，而那裡正瀾漫着悲痛，舉行葬禮例。他自思自想道，方才在那邊因爲涕泣而被打了，現在不要涕泣，而應換作愉快了。所以當他問着同樣詢問時，他表示着快樂和嬉笑。酋長的侍從們以他的失禮的輕佻而憤怒了，遂把他拖倒而痛擊之。

他很悲哀的走開了。他納悶着爲什麼哭亦是挨打，笑亦是挨打呀。他這時不但悲哀，而且亦餓了。他走到一座草墩上躺下。不久有一隻大犂牛來了，繞着草墩噴鼻，而且用兩角衝擦他。那角一次一次的撕扯了他的衣服。那酋長的侍從們見犂牛在那裏衝草墩，但角上掛着一縷一縷的布條，於是都跑來看看是怎麼回事。他們看見是他在那裡觸着哩，遂告訴他教他走開。他堅決的反對走開，他說他餓得不能行走了，所以希圖在這

草墩上休息休息。侍從們把這事報告於那正爲臆測這個蠢貨所苦惱的酋長，酋長遂令他放到豬欄裏去。在豬欄裡他十分的不舒服。那隻大豬煩擾他，把牠極沉重的身子壓到他身上，而攪醒了他清夢。

第二天酋長夫人在院中洗頭髮。她頸上帶着塊土耳其玉的身符。因爲要洗頭髮，所以就將那塊玉符脫下來，放到那外衣的摺疊裏，但是沒放好，竟溜到地上了，却是她亦不知道。她後面一隻牝牛，把玉符給蹂躪到土裏，而一位婢女把她掃到穢土堆裡去了。這位懶貨在豬欄裡把這件事一步一步的看得清清楚楚。

這位夫人有一次失了靈魂，或像你們說失了知覺；她帶這玉符，就是防備此病之再復的。現在她把玉符丟了，所以舊病

復發了。酋長令請喇嘛祈禱，以恢復她的健康。在豬欄裡的他向婢女探詢爲什麼舉行祈禱。婢女告訴他說他的女主人因失掉了玉符，所以又病了。於是他請那婢女告訴酋長說他能給找回那塊玉符。酋長得到了報告，便請了他去，問他尋覓玉符都用些什麼東西。他心裡還記着他的不舒服，所以他說第一就需要那大豬的腦袋。此外還需幾位婢女，幾隻牝牛。婢女牝牛呈來了，豬亦宰了，豬頭亦交付與他了。他手提着豬頭，看着那些牝牛及婢女們繞週而行。他看看這隻牛，看看那隻牛，遂輕輕的把一隻敲了一下說道：「這就是那隻牛」。然後他又看着這位婢女，看看那位婢女，遂輕輕的把一位婢女拍了一下道：「這就是那位服侍的婢女」。他看看這個穢物堆，看看那個穢物堆，遂指着一堆道：「這就是那堆穢物，發掘發掘，你們就可

以找到那玉符了」。他們遂即發掘，而公然把玉符找到了。玉符既已找回，酋長夫人亦就復原了，於是酋長便贈與了他十二頭騾，十二匹馬，十二隻牛。

不久，一位鄰居酋長的兒子，染患沈疴。祈禱雖已咏誦，但仍無起色。那酋長聽說在他鄰居的家裏有一位神秘密的乞丐——這就是那懶人現在的稱呼——十分靈妙於預言。所以這位酋長就派人去請他。來人告訴他說他們酋長的兒子病得很重，問他願欲去嗎？這位乞丐爲此事所恐慌了。他自己想到：「我如何會治病呢？我之所以能找玉符者，是因爲我親眼看見是怎麼一回事的，而現在我將要露原形了。」然而他竟去了，因爲他是不能拒絕的。但是他決定在那天晚上要逃走的。

他到了之後，那酋長便向他爲求醫治效力起見，都用些什

麼東西。他說他要一個豬頭，及一袋糰粑。這些東西都爲他預備了。於是他說道，在夜間無論有多少狗吠叫，是沒防碍的。並請都不要去理牠們，並且不許任何人出來看有什麼沒有。這些要求完全許可了。

在夜間他便逃了。那些狗吠叫得很凶，並且齊來咬他。他便把那豬頭扔給牠們，牠們便禁止進攻，而爭着吃去了。他遂衝出重圍，而坐在一塊石頭上。門外有一塊大磐石，下有潺潺流水。他聽見磐石附近有些聲音，於是他便看到那個病人的媳婦和一隻黑白花的牝牛談話咧。他聽見他們說道：「怎樣辦呢？現在來了一位神聖的乞丐，他將察知一切，而告訴他們說了。」於是他便明白了這婦人，牝牛，磐石是些魔鬼。他很高興。於是便又回來了。而那些狗又向他攻來，但他拿糰粑散布於

他後面，給與牠們吃，那些狗都舐糝糍去了，所以就不追着咬他了。

第二天那酋長問他是否察出些什麼，他說他已經察知了，他已經發現了那房外的大磐石，有斑點的牝牛，及病人的媳婦都是魔鬼。他說那磐石必須一塊一塊的敲砸牠，其大塊不得比尼粒大，小塊不得比萊菔子大。且須差百人去宰牛，而把牠剝成肉醬，大塊不得比尼粒大，小塊不得比萊菔子大。這樣辦，那兒子的病就會好的。

一切照辦之後，酋長的兒子果然好了，於是酋長贈與了他十二頭騾，十二匹馬，十二隻牛。

之後另一個酋長失了一袋銀子。雖極力搜尋，但是無論怎樣，總是找不到。那酋長聽說過那位乞丐，遂派人敦請，利先



前一樣，他被恐慌了。因為第一次事件的成功，是由於他親眼看見的；第二次事件的成功，是由於他自己耳朵聽見的。但是如何去發見一袋失掉了的銀子呢？然而他終於去了。樣酋長問他找銀袋都用什麼東西，他說他任何東西都不用，但是他必須住在三層樓上的屋子裏，而在這夜必須把所有的狗關到屋子裏去，且夜間無論發生任何事體，都不許查考。自然啦，他是決定夜間逃走的呀。

但是當他上樓到了他的屋子後，便有一位僕役來看他，並且懇求這神聖的乞丐不要說銀袋是他（僕役——譯者）偷的。他把銀袋埋在門外地裏了。但是怎樣能把銀袋找回，而不洩露僕役呢？乞丐說他自己定能宛轉此事。他說次日他要讓所有的人都出去，惟獨留下這個僕役，使他找出銀袋，而把牠放到他

偷銀袋的錢櫃下的地板裡的去。

次日酋長問乞丐是否已察知些什麼。那乞丐說他已察知了，但尙未十分完全，這天夜裏他尙須重行探索。在這一天所有的人，除掉他所特別指定的卻在他後面的那個僕役外都必須得出去。於是所有的人全走了，那個僕役遂即把銀袋放到那錢櫃下的地板裏。他把那塊地板弄得絲毫沒痕跡，使別人絕看不出是會動過的。

次日酋長又問他怎樣，而乞丐答道，他已察知他們一定能在銀櫃下的地板裏找到銀袋。他們照話去做，果然找到了銀袋，於是酋長送與他十二頭騾，十二匹馬，及十二頭牛。

於是這位乞丐帶着他的騾，馬和牛，很快樂的回家去了，到家後他把這些都交付與他母親，並沒有去詳述他的冒險。她

十分的愉快，誇說他是位有木領的人。快樂之光照耀山巔，悲慘之素沖付流水。要拿你們的口脣說，就是他們此後永遠是過着愉快的生活呀。

### 湖犬

這件故事，可以說是一件確切的報應的故事。有一位母親和一位兒子。母親穿好的吃好的。但對他兒子，則給以壞的衣服穿，僅僅豌豆麪吃，並且使他操作所有的勞役。此外，他還須到山邊去牧牛。他是十分的悲傷。有一天他坐在湖岸上，前思後想的嗚咽了。

從湖裏跳出一位湖王 King of the lake 的侍從，問他爲什麼這樣的悲痛。他答道他僅能吃豌豆麪，穿破衣片，操作所有的勞役，並且每日須出來牧牛，所以他十分傷心。那侍從便說

道：「和我一塊來吧。我將把你引見於湖王。我叫你閉眼睛時，你就閉上眼睛，等到我叫你睜開的時候，你再睜開。」於是他們就走了，那侍從叫他把眼睛閉住，而把他帶到湖裏去了。到了他們的目的地時，那侍從讓他把眼睛睜開，他睜開眼睛一看，才知道他已到王宮裏了，遂即去謁見了湖王。湖王問他爲什麼號泣。他遂照答侍從的話又答了一遍，湖王請他不要悲傷，且給了他一隻小狗，並且囑咐他說，在他無論吃什麼東西的時候，他必須先喂喂這隻小狗。於是那引導者讓他閉住眼睛，又把他引到湖岸上，才讓他把眼睛睜開，他睜開眼睛一看，他自己又回到他的原處了，於是遂帶着那隻小狗回家去了。

但是當他吃飯的時候，他却忘掉了先喂喂小狗，等到吃完了，才把那殘剩的東西給牠吃。所以那小狗便跑了。於是他又

到湖岸上去哭。那侍從又出來了，問他什麼事作錯了。他告訴侍從說，他忘掉了先喂狗，所以小狗跑掉了。那侍從讓他閉住眼睛，又把他引見於湖王，湖王問他這時爲什麼哭。他又把告訴侍從的話告訴了一遍，湖王遂又把那小狗交還他，並且警告他絕不要再忘掉了，因爲這是最後的機會了。

於是他又帶着小狗回家了，小心在意的每次都先喂牠。從此以後，每天當他牧牛回家後，他就看到他所希望的各種東西全有了；如他希望的什麼食品，那食品便在廚房裡，希望的衣服，便在衣箱裡，希望的錢，便在錢櫃裡，總之，他希望什麼便有什麼。他母親很驚訝，奇怪這些東西都從何而來，所以她決定自己去牧一天牛，看看如何。她告訴她兒子說在家裏守一天。

她兒子自己亦很驚訝，奇怪着自有了那小狗後，怎麼就發生了這種事，他納悶各種東西由何而來呢。於是他便上到房頂上，由天窗裡向下看那小狗作些什麼。他看見那狗蛻脫了狗皮，而變成個千嬌百媚的姑娘，從事工作。她只要需要什麼，她輕輕的敲那柱子便有了。錢櫃裏她放以銀子；糝粑箱裡放以糝粑；米箱裏放以米；麥箱裏放以麥；以及一切諸如此類的事。他突然由天窗上跳下來，掄起那狗皮拋向火裏。那姑娘勸他不要把狗皮燒了，但他絕不聽那一套，終於把牠燒了，那姑娘說他太燥切了。

所謂燥切者，就是她太美麗了，恐怕酋長太子看見她，要強行娶作太太呢，於是他把她臉上塗了些炭，以遮其美麗。但不久他變成大富了。於是他便把她臉上的炭洗去，而把她的背

像刻到臨道的那些柱子上。因爲他是要誇耀她的綺麗及他的富裕，表示自己沒有可憂懼的了。那酋長的太子看見了這些肖像，認爲太美麗了，遂決定要娶她。他派遣他的侍從們去探尋出這位姑娘，而把她帶來。他們找到她了，他們說他們是奉命來把她帶與太子的，因爲太子是要娶她作新娘的。所以他們便把她搶去了。

於是那位往昔快樂的人怒了。他決意要爭戰。他想他有很多的財富，當然易於雇些人和他一伙去反抗酋長的太子。但是事與願違，他雇不來一個人，因爲所有的人民全是酋長的人民呀。他萬分的悲慘，遂又跑湖邊哭去了。

那侍從又由湖裏出來了，問他現在有了什麼困難。他說湖王所賜與的那隻狗，蛻脫了狗皮，變成一位美麗的姑娘，他遂

把狗皮燒毀，而那酋長的太子把她搶去了。於是那侍從又把他引見於湖王，湖王問他現時爲什麼哭泣。他又把對侍從說的重述一遍，並求湖王給他些兵卒，他好去和酋長太子爭戰。湖王給了他一隻箱子，告訴他說裏邊藏滿了兵卒；當戰鬪開火時，便把箱子打開喊道「戰呀！」又給與他一個瓶，對他說佔在敵人上面的山邊上，把瓶口開開喊道「把他們沖去呀！」他拿着箱子瓶子回家了。他給那太子送了封通知，請太子趕速把那姑娘送回，不然他便要去和他爭戰的。

於是酋長調了一千武裝軍隊去攻襲他。他爬到山頂上，打開箱子喊了一聲「戰呀！」遂有好些兵卒從裏邊跑出來衝向敵人去。而把酋長的人殲滅了一半。於是他遂鳴金收兵，他們便又歸到箱子裏去了，他又打開瓶口喊道「把他們沖去呀！」瓶中便



突出巨滔，把酋長所剩的人們，連酋長帶太子一齊沖去了。他遂又復得彼女爲妻。並且佔有了酋長的土地。他把箱子和瓶子璧還湖王，此後他和湖王時相往來，保有很好的交情。快樂之光照耀山巔，悲哀之素沖付流水。

### 奸詐的婢女

這是件敘述一位奸詐的婢女失敗的故事。有一位酋長的姑娘，常同她的婢女到河邊汲水去。她拿的是個金吊桶，婢女拿的是個木吊桶。有一天那婢女提議把她們的吊桶全拋到河裏去，看看那個浮起來那個沉下去。那姑娘說她的吊桶是金屬的，自然是要沉下去的，而那一個是木的，自然是要浮起來的；但是那婢女說不然，那金吊桶是件極貴重的東西。必不能下沉，而那木吊桶是件破舊而且沒有價值的東西，一定沉落的。於是

她們就把她們的吊桶拋入河裏了，金吊桶沈沒，木吊桶浮起了。她們僅把那隻木桶撈上，而金吊桶遂失迷無踪。於是那酋女汲了桶水，就獨自背着回家去了。

那酋長向婢女問他的姑娘那兒去了，婢女答說她把她的金吊桶丟到河裏了，所以不敢回來。於是那酋長使婢女去告訴他姑娘說請她回來，失掉一隻金吊桶是沒有關係的。那婢女遂又跑回河邊去，但她不說實話，而告訴那姑娘說，她父親萬分的惱怒，說是她要找不回金吊桶，他一定把她殺死。那姑娘說道：「那怎麼辦呢？」婢女道：「我們逃走吧。」她又提議二人把衣服換穿，好假扮奴主。那姑娘很贊成，二人遂把衣服互換。但是她們忘了交換那脖子上貼身的掛物。

她們動身了。不久她們遇到了那鄰邦酋長牧牛的僕人們，

他們注視着她們問她們爲什麼把衣服換穿着。那婢女不曉得該說什麼，所以仍向前走過去，以避開他們的視線。那姑娘回答說她不是酋長的姑娘，所以她們並沒有換穿衣服。她們又向前走，又遇到了牧騾的僕人們，他們又問着同樣的盤問，姑娘又答了同樣的答覆。不久她們走到了酋長的住宅，她們請問能否收留她們。酋長公然允諾了。

酋長的兒子注視着這兩位姑娘想道，她們一定是主僕互易了，他等到那婢女離開當場時，他便問那姑娘是不是這樣。她堅決的否認，並且說道：「我們爲什麼假扮呢？」

次日酋長兒子使那姑娘出去牧牛。他給她以毛絨，告訴她說，當她看管牛羣時，要把毛絨紡成毛線。那姑娘趕着牛羣去了，當她沿道走的時候，她把毛絨一塊一塊的放到樹枝上，她

檢拾黑白兩種石子。到了草場後，她把那些石子散開了去，而牛亦便都分頭吃草去了。及至到了回家的時分，她把那些石子又收攏到一堆，而那分散的牛亦就集合起來，她便趕着回來了。她先前放到樹枝上的毛絨已都變成毛線了，所以她便沿道收集起來團成個線球。

當姑娘出去牧牛時，那婢女被遣去汲水。而酋長兒子跑到她那裡說道：「你拿個金吊桶，你心裏怎樣想呢？你拿個銀吊桶，你心裏怎樣想呢？我騾場裏充滿了騾，馬場裏充滿了馬，牛欄裏充滿了牛。我父親坐在金椅子上，我母坐在銀椅子上，我自己坐在殼椅子上，關此種種，你心裏怎樣想呢？」那婢女不知道該答些什麼，所以她不住的汲水，以避開視線。

次日酋長的兒子遣那婢女去牧牛，亦如對那姑娘一樣，給

她以毛絨，讓她紡線。那婢女問那姑娘昨天她怎樣做咧。那姑娘告訴她說，當她去的時候，她把毛絨一塊一塊的放到沿路的樹枝上，而檢拾了好些黑白石子，到了草地時，她把石子散開，那牛便分頭吃草去了。到了日落西山的時候，她又把那石子收攏到一堆，那分散的牛便都又集合起來，她便趕着牠們回來了。在歸途中，樹枝上的毛絨都變成毛線，她便把毛線收集起來，團成線球。那婢女領教後便去了。

她把毛絨一塊一塊的放在樹枝上，沿道檢拾黑白石子。到了牧場時，她亦把石子散開，但那些牛竟不好好的分頭去吃草，日暮西山時，她亦把石子再收攏來，但那些分散的牛，亦不集合起來。她還須三番五次的一隻一隻的向一堆趕牠們。而回來時，那毛絨亦沒變成毛線，並且風吹得這一塊那一塊的，所

以她收集來的仍是一塊一塊毛絨呀。

當那婢女去牧牛時，那姑娘就被遣去汲水。那個長兒子跑到她那裏給出了和前次同樣的問題。那姑娘答道：「我所携的金吊桶，和我們區裏的不一樣。我們區裏的金吊桶是不攪銅的。我所携的銀吊桶，和我們區裏的不一樣。」

我們區裏銀吊桶是不攪白銅的。你的充滿了騾子的騾場，和我們區裏的不一樣，我們區裏的騾場是沒有小騾的。你心裏怎樣想呢？你的充滿了馬的馬場，和我們區裏的不一樣的。我們區裏的馬場是沒有劣馬的。你心裏怎樣想呢？你的充滿了牛的牛欄，和我們區裏的不一樣的。我們區裏的牛欄是沒有安叩的。你心裏怎樣想呢？你父親所坐的金椅子，和我們區裏的不一樣。我們區裏的金椅子是不攪銅的。你母親所坐的銀椅子

，和我們區裏的不一樣。我們區裏的銀椅子。是不攙白鐵的。你自己所坐的殼椅子，和我們區裏的不一樣。我們區裡的殼椅子是不嵌白石的。關此種種，你心裏怎樣想呢？」

於是酋長的兒子找了個機會，挨到那婢女的身邊子細的看了看她。他看見她的頭髮笨而且髒。他看見她的身符是磁的。他打開她在和身符一繩拴着的那個囊袋，他看見裏邊全是針，棉線，一塊一塊假玉和琉璃珠，及好些其他不值錢的東西。

他照樣找了個機會，湊到那姑娘身邊仔細的看了看她。他看見她的頭髮十分潔淨，且美如細絲。他看見她所戴的耳環帶有貴重的香料。他打開她的囊袋，看見裏邊滿盛着絲線，珊瑚，玉石和珍珠。

於是他對那姑娘說，你們是千真萬確的主奴互易了。那姑

娘答道，她不便明言，因為她們是秘密假扮的呀。那酋長兒子說他一定要這事辦好。那姑娘答說那是很好呀。酋長兒子便告訴她，明天他定將使她和那婢女去山頂上的廟裏降香。聯焚檜枝。在她皮囊裏他定盛以食品，在婢女的皮囊裏他給她裝些活鷓鴣。她們騎的馬若是通人語言的特別馬。這樣即便不騎時亦不用把牠們拴到樹上，牠們老是跟着騎者，是絕不跑開的。她必須要看着那婢女首先開開她的皮囊。當婢女打開皮囊後，那些鷓鴣一定飛出來喧鬧，而婢女的馬是預先告訴牠說的，這時牠即飛奔疾馳，把婢女拖撞成一塊一塊的。而姑娘的馬呢，亦是預先告訴牠說的，這時即仍屹立不動。她吃了點心便即回來。那姑娘一切都同意了。

次日酋長太子即遣她們到山巔廟裡去降香，焚燒檜枝。她



們遵命而去。她們到了山巔廟祠時，那婢女請姑娘打開姑娘的皮囊，但姑娘則請婢女先打開她的，因為她的裏面一定是盛滿了好東西，她自己的裏面定是絕有什麼的。那婢女果然就先打開她的皮囊，但一開了之後，那鷓鴣就喧鬧的飛出來了。而那馬呢，亦即怒馳起來了，把她由山上拖到山下，由山下拖到山上，終至將她曳成一塊一塊的，大塊沒有比尼粒大的。小塊沒有比萊蕪子大的。那姑娘吃完了點心便回去了。

那酋長兒子問她婢女是否死了。她說那馬把她拖成一塊一塊的了，大塊沒有比尼粒大的，小塊沒有比萊蕪子大的。於是酋長兒子便和那姑娘結婚了。酋長坐在金椅子上；酋長夫人坐在銀椅子上；酋長兒子坐在殼椅子上；新娘坐在玉椅子上。快樂之光，照耀山巔，悲哀之素沖付流水。

## 女巫

有一位酋長家失掉了一頭黑白花的亂牛。他的大姑娘便出去尋找。她走到一條河岸上，她看見隔岸有位白髮老婦。她即喊道：「喂，老婦人，你看見我們的斑牛嗎？牠的兩角是殼的；牠的鼻環是銀的；牠的韁繩是絲的；在牠鬚甲上有件金號，在牠腰部有件銀號。早晨牠能給滿一金桶乳；晚上牠能給滿一銀桶乳。」那位老婦人說她沒有看見那乳牛。并請酋長姑娘過河去到她家裡坐坐。那姑娘就過去了。那老婦人問她願要細條麪，抑或願要通心麪。她答說「細條麪」，那位老女巫便向她面前放了幾條人耳。

不久，那酋長的次女，出來找她姊姊和乳牛。她亦走到那河岸上，亦隔岸望見那位白髮老婦。她問那老婦人是否看見她

姊妹及那乳牛。那女巫答道沒有，並請那酋長次女過河去到她家裏坐坐。那次女亦就去了。那女巫問她願要細條麵抑或願要通心麵；那次女答說「通心麵」，那女巫便向她面前放了些人指。

不久那幼女又出來找她的兩位姊姊和乳牛。她走到了她姊姊們走到的地方，亦看見了那白髮老婦。她問那老婦人看見她兩位姊姊及乳牛來沒有。那女巫又答了同一的答覆，又請這幼女到她家裏去。她又問那幼女願要細條麵，抑或願要通心麵。她答說「細條麵」。那女巫亦給她面前放了幾條人耳。於是那白髮老婦便出去到河裏吸水去了。屋裏有一隻小狗。那小狗請那幼女要把細條麵給牠，牠就告訴她說點事。她便把那細條麵給牠了，於是那小狗說道：「那乳牛是在這房子裏的。你大姊

在這裏呢，你二姊亦在這裏呢。門後有一把劈木刀。你站門後邊，當那白髮老婦回來進門時，你冷不防的拿刀把她劈死。那末，你的姊姊們和乳牛就出來了。『那幼女答道：「好罷。』』一會那女巫進來了，那幼女就拿刀把她劈死。於是她的姊姊們和乳牛都出來了。她們便帶着牛和狗全回家了。那大姊坐在金椅子上；二姊坐在銀椅子上；三妹坐在殼椅子上；小狗亦坐在玉椅子上。快樂之光照耀山巔，悲哀之素冲付流水。

### 無用的兒子

有一個人以獵狩爲生。他每天帶着他兒子出去行獵。有一天他沒去，讓他兒子自己去了。但他兒子一點東西亦沒獵來。因爲他是厭恨殺性的。他父親十分惱怒。便出去掘了個深坑，讓他兒子跳進去，而蓋以一塊大石板，他在石板上寫道：「開

閉由你們吧。」後來有三位僧丐從這裏走。那頭一個僧丐說道：「我們要掀開牠嗎？」第二個僧丐道：「掀開。」於是第三個便把牠掀開了。他們發見坑裏一位美貌少年，他說他曾出去打獵，但一點東西亦沒獵到，所以他父親叫他跳入這個坑裏，而把他蓋到裏面了。他說他有三位姊妹，已各嫁給三位酋長了。

於是那第一個僧丐便帶着這位少年到了他大姊那裏。那僧丐求她些布施，她答應她一定要給他些布施，但她問他是否在什麼地方看見過她弟弟。她給與他一支牛腿，及一塊大糰粑。她看着那僧丐的伴侶，對那僧丐說那人很像她的弟弟。那僧丐說不是不是，那人不是她失去的弟弟呀。

於是那第二個僧丐又帶着那少年到了他二姊那裏。他求她

布施。她說她一定要布施，遂給與他一支羊腿，及一塊大糲粑。她亦看着那僧丐的伴侶，心裏想道：「他很像我弟弟呀」，但是她沒說什麼。因為她想，她弟弟是絕不會和一位僧丐同伙的。

於是那第三個僧丐帶着他到了他三姊那裏。他亦求她布施，她遂給與他一支豬腿，及一大塊糲粑。她看見了她弟弟，而把他認明了。她把她弟弟和那僧丐請到家裏。她問她弟弟爲什麼討飯。他答說他曾出去打獵，但是空着手回去了，他們父親遂把他埋到坑裏，後來有三位僧丐從那裡經過，遂把他釋放出來。他和那第一個僧丐曾到他大姊那裏，和第二個僧丐曾到他二姊那裏，但她們並沒有認出來他。

於是他三位姊姊便很感激這三位僧丐，遂每人請了一位充

牧師。大姊給了她弟第一匹能說話的神馬；二姊給他一頭鬃神牛；三姊給他一隻金首神羊。

他和這些東西們就開始作伴了。他到了一塊野外的草地裏。那馬告訴他說，把牠宰了，把牠的皮鋪到地上，把牠的蹄子放到四角上，把牠皮上的毛散到草地裏。但是他反對宰殺牠。於是那馬說牠要去吃草了，他亦可以睡一會兒。他便睡了，而那馬馳越削壁被創而死。他醒的晚了，所以看不見他的神馬。他四外尋找，而看見牠已死了。他很悲傷，但記起了那神馬的提議，遂即照案實行。布置完了後，他又躺下去睡了，及一覺醒來，發見自是在一座皇宮裏了。那馬已變成了府第，散在地上的馬毛變成了千萬頭牛。但是他又發見那真馬却在馬廄中的呀。

他請他的姊妹們到他府中宴筵。他告訴她們說他要去看看他們的父親。她們答說父親把他埋入坑裏，他爲什麼還去探望他們。但是他沒聽從她們的話。他終於去了。他穿着僧丐的衣服，拿了兩張薄麵餅。他上到他老家的屋頂上，從天窗裡往下瞧，看見他父母正圍爐坐着撥灰呢。他看着他們是很貧苦的。他便扔下去一張薄餅。他母拾起來說是天賜之物。他父親打了他母親一摑，把餅奪去吃了。他又把那張餅拋下去，於是他母親起來吃了。

於是他從房上下來，跑到門前求布施。他母親答說她自己還沒有吃的呢，所以沒有東西布施。然而她看見了僧丐鼻上的那塊痣，所以她認明是她的兒子。她哭了。她兒子告訴她說，他父親把他埋入坑裏，後來又怎樣爲三位僧丐救出來。但是他



沒有說他現在富了。他帶着他父母回到他家裡。那房宅是這樣的美麗，甲殼的地板飾以金銀，使他父母驚疑得不敢進去。他使他母親坐在金椅子上；他自己坐在銀椅子上，使他父親坐在殼椅子上。快樂之光照山巔，悲哀之素沖付流水。

### 愛人

有兩位酋長家，這位酋長的姑娘和那位酋長的兒子互相愛悅。但是她的母親是反對她倆的戀愛的。他和她每日出去牧牛，他在河的這一岸，她在河的那一岸。

有一天她請他過河去和她坐坐，他便去了。他以他的馬鞭子敲擊河水，那水便向兩旁分開，於是他就安渡彼岸。他們並肩而坐，互談愜慕，又分食點心。那姑娘抵家時日已黃昏。她母親問她「爲什麼這樣晚呢？」她說是那牛出來進去的在那些小

丘裏跑，往家趕牠們時十分費力，所以回來的晚了。次日她母親召集了許多侍從們，令他們去把那些小丘掘平，大塊大得比尼粒大，小塊小得比萊廐子大。於是那姑娘便趕着牛牧放去。她又請他過河去，於是他們又一伙坐，一伙談，一伙吃。所以她回家時又已宴暮。她母親又問她的原因。他說那些牛儘圍着那些大石頭跑，簡直趕不到道上，所以回來晚了。於是她母親又召集了許多侍從們，令他們去把那些大石頭敲雜，大塊不得比尼粒大，小塊不得比萊廐子大。那姑娘又出去牧牛，而那同樣的事照舊發生。他母親又問她的原因。他說那些牛盪繞着那些樹跑，向一堆收攏牠們時十分困難，所以晚了。於是她母親又令侍從們照處治小丘和大石的辦法把那些樹處治了。

次日她母使她一位兒子出去照管牛羣，讓她姑娘在家洗洗

頭髮。當她正洗頭髮時，從她外衣的摺疊裏掉出隻男人手鐲子來。這鐲子是她的從臂上脫下放到摺裏的，因為洗髮時必須得捲起袖子來，要不脫下來，一定要被人看見的。她母親看見手鐲墜地，遂即檢起來一看，問她姑娘爲什麼和那酋長的兒子交換手鐲——就是爲什麼她們訂了婚。那姑娘瞪目無言了。

於是她母便回到屋子裏叫來她的長子，令他携帶弓箭去把那酋長的子殺死。她的長子遵命而去。他到了那酋長兒子所在的山上，告訴酋長兒子說他母親令他來殺他，但他不願欲殺他，他要射一隻牛，而以此血箭覆命。但他請他倒到山邊，假裝他儼然被射的樣子。於是那長子便射了一隻牛，回去以血射呈驗與他母親，說已把那人射死了。她母親說他似乎是完成了他的使命，但他必須還得把血箭讓樓上的牧師驗。那牧師看了

一看，說那不是人血，而是牛血呀。

於是她母親又差她次子去殺那人。但她次子亦不願欲殺他，他請他倒到山邊，他要射一隻喜鵲，而以血箭覆命。他射了隻喜鵲，拿着血箭回去，他母親使他把血箭呈驗於牧師，那牧師說那不是人血，而喜鵲血呀。

於是她又使她三子去殺那人。她告訴他說，假如他不把那人殺了，那末他自己的性命就要失掉的。於是他帶着弓箭跑到那酋長兒所在之處。但他和哥哥們一樣，亦不願殺他，都是他又想假如不殺他，那末回去他自己的性命就沒有了。於是他便合上眼，向那人腿上射了一箭。而以血箭呈驗於母親，他亦讓他呈驗於那牧師，那牧師說那才是人血的。

那姑娘的母親喜歡了。那酋長兒子帶着傷跛行回家，而偃

臥床褥。那姑娘到河邊汲水時，便去探望那酋長兒子，問他傷勢如何。他答說傷內不好，傷口尙好。

那姑娘便泣行回家。次日她又去問他。他答說傷內更壞，傷口較好。於是他告她說假如明天他的屋子繞着黑雲，那便是他死了，假如繞着白雲，那便是他好了。她又泣行回家。次日她又去汲水，而看見他的屋子繞着極黑的黑雲。她萬分悲傷的回去了。

但是她的母親高興極了。在那人殯葬之日，她使她姑娘穿上極好的衣服，而去參觀。那姑娘依命而行，帶着她的婢女去了。她帶着一桶甜石油，及一桶黃牛油，走向那火葬柴堆處。但這柴堆圍着三層人：第一層是僧侶，第二層是老年男人，最外一層是老年婦人。

她到了第一層人外邊時，她說道：「伯母們。再沒比我更悲哀的姑娘了，請讓我過去吧。」於是她們讓她過去了。她到了第二層外邊時說道：「但父們，再沒有比我更悲哀的姑娘了，請讓我過去吧。」於是他們讓她過去了。到了那最內層時說道：「方丈們，再沒有比我更悲哀的姑娘了，請讓我過去吧。」於是僧侶們亦讓她過去。她們遂即到了柴堆處了。

那尸體仍未得焚化。牠很慘淡的在那裡放着，但無論傾多少油，牠老是不燃。於是她把牠鞋拋入火裏，那火焰便大一些；把外衣拋入又大一些；把裙子拋入又更大一些。於是她使告她婢女說，她要跳入火裏了，命那婢女當她跳入時，須把那石油牛油向她身上倒。於是她便安步入火，那婢女亦即依命照辦。她和尸體遂滾入火焰裏同焚了。

姑娘的母親說她倆的骨節絕不得一伙埋。那兒子的母親說，那他們如何能把那些骨節分別開。那姑娘母親便問那兒子的母親她兒子生時怕什麼。她答說怕「蛇」。那姑娘母親說，她姑娘生時怕「蛙」。於是那兒子家的便捉來一條蛇，姑娘家的捉來一隻蛙，把牠們放到骨節堆中，於是那些骨節便分開了，那兒子的骨節都避開了蛇，姑娘的骨節都避開蛙。各家遂將各該人的骨節收殮起來隔河葬埋到岸上。

但他們墳上各自長出一棵大樹，大樹的枝子都隔河交搭起來了。那姑娘的母親很不喜歡，遂令人將兩樹伐倒。但是各處叢木又長起來了，在每處叢樹上有一隻小鳥，兩隻小鳥互相穿河過從。那姑娘母親聽說了，便說這兩隻小鳥互相過從，是很不好的。那兒子的母親道：「那有什麼關係呢，牠們僅是兩隻

小鳥呀。」但那姑娘的母親不喜歡這事，遂命她兒子拿弓箭把他們射死了。

於是那死去的情人互語道：「怎麼辦呢？不許我們相會呀。」牠們遂決定一個去轉成茶，一個去轉成鹽。那兒子是茶，那姑娘是鹽。所以現在當我飲茶時，牠們就相會了。快樂之光照耀山巔，悲哀之素沖付流水。





## 土地政策研究

宋斐如著 定價壹元

本書爲著者研究土地政策之一部分成果，詳細介紹各國之現行土地政策，並自客觀上批判其適用性，中國今日革命問題之重心，在於土地問題之解決，故注意中國社會問題革命問題及土地問題者不可不研究土地政策，尤其不可不讀本書。

## 東北經濟概況

雷雨編 定價七角

前中東鐵路中東經濟月刊編輯部秘書雷雨先生編。  
分地理。財政。金融。鐵道。空運。航運。貿易。產業。八章。將東北之經濟的價值以精確之數學。簡潔之文詞。正告世人。讀此則可知東北之喪失爲如何可痛恨之事。讀此則可知何故東北該屬於中國！讀此可知吾人應否急速自暴日手中將東北奪回！

北平琉璃廠西書局發行

# 近代政治思想史綱

◀ 定價九角 冊一 著 周德王 ▶

研究學問需要各方  
面的聯繫，更應當注  
重自然科學的水平線  
所以必須有物質的訓  
練，而後才能談到唯  
物論，懂相對論才能  
懂辯証法，王先生長  
於自然科學，十數年  
來專考社會科學，此  
書係以唯物論的辯証  
法整理而成，略記已  
往，詳述現在，極復  
雜的政治思想，一目  
可以瞭然，誠為現在  
學術界的佳作。

# 增訂 國民經濟學原論

著 松秀村津本日

◀ 譯 甫 凌 馬 ▶

本書為日本津村博士  
所著在近代經濟學中，  
為一最有價值之書，前  
我國經濟學專家馬漢甫  
先生譯出，久已風行海  
內，讀者莫不歡迎。近  
馬先生鑒於世界經濟狀  
況之變遷，為適於社會  
需要起見，復將津村博  
士最近新出之版。重行  
詳加訂正內容豐富，固  
不待言，尤以關於歐戰  
後所得之材料與統計無  
不新穎精詳，較之前大  
中書局原版更加充實現  
由上海啓智書局發行裝  
訂兩冊定價三元北平  
由琉璃廠西北書局代售

北平琉璃廠西北書局發行

# 《西北研究月刊》

已出八期 每月一册 定價二角

## 價目

國內 全年二元○四分  
半年一元一毛二分

國外 全年二元七角  
半年一元五角  
每册零售三角 (在內)

本刊以研究西北問題，探討西北實況及促進西北建設事業為宗旨。舉凡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以及陝甘，察綏之歷史，地理，風俗，語言，宗教，民族農工等問題均有詳確之記載。本刊取材廣博定價低廉，凡研究西北問題者，不可不各手一編。

## 政治社會的基礎

大山郁夫著 宋鄭 麥如 編譯 (中刷印)

凡中國在二十餘年來，都採用了一種制度，即所謂「一黨專政」或「黨國」制度。這種制度，在表面上，似乎是「民主」的，實際上，卻是「獨裁」的。這種制度的基礎，是「黨」的集中。在這種制度下，黨是國家的唯一領導力量，黨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這種制度的優點，是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缺點，是容易導致獨裁和腐敗。本書從政治、社會、經濟等各個方面，對這種制度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作者指出，這種制度是與民主、自由、人權等現代價值觀相背離的。只有廢除這種制度，建立一個真正民主、自由的社會，中國才能走向繁榮昌盛。

北平西北書局出版

(中刷印)

# 農 業 經 濟 學

馬 主 克 義 思

譯 如 斐 宋 著 克 欠 矢 雅 李

問題  
本主義農業的勞動及勞動力的形成的問題(第八章)  
關係(第五章)  
會經濟的發展(第七章)  
念(第一章)  
肥度遞減的法則(第二章)  
土地所有及土地諸關係及土地所有問題(第五章)  
農地租問題(第四章)  
蘇俄的土地諸問題(第七章)  
資本主義農業的勞動及勞動力的形成的問題(第八章)

所以革命不可不讀  
於的暇至意不的立點是的人布知  
以解救是義到一場之對，主爾道  
不命決舉，正，矯上農上於社喬這  
可問，，，的的的作。佈會立本  
不題，幾研的對題的而喬立書  
讀有乎究効對本農本亞場，者  
充成了業。馬書，業書農上，農  
分了業。這克思又主一胎論個特，的社  
的把界濟又思主義的，人書點探一會經社  
握上學者本義的，總口算了。取本新各種那各  
自國不書的農總口算了。取本新各種那各  
然革可另業補但。少依見在門爭本象，而歷的。從  
非命不讀一經救。少依見在門爭本象，而歷的。從  
深問這特濟了。少依見在門爭本象，而歷的。從  
刻題本點論。少依見在門爭本象，而歷的。從  
理的重特。論。少依見在門爭本象，而歷的。從  
解心出其，有補因難獨一無，客。這觀一，是意觀，不，可  
確；的，他，有補因難獨一無，客。這觀一，是意觀，不，可  
農中著，補因難獨一無，客。這觀一，是意觀，不，可  
業國作本充此免一無，客。這觀一，是意觀，不，可  
經尤。書的，本多的觀一，是意觀，不，可  
濟其現的，本多的觀一，是意觀，不，可  
的如，點大在錯誤次，一和基社書的觀，不，可  
理此農實，一點認所會的特，觀，不，可  
不。業實，一點認所會的特，觀，不，可  
可要問在甚點認所會的特，觀，不，可  
對題不而的識著的特，觀，不，可

北 平 西 北 書 局 出 版

# 列寧組織論出版預告

烏里亞諾夫著 徐冀，謝曼合譯

誰都知道蘇俄是現在一個巍然的新興的國家，無論贊成與反對它的人，都不能否定其存在的歷史意義。同時，尤不能否定完成這新國家的歷史任務底創造者列寧的偉大勞績。這列寧組織論，便是當年列寧指導並完成蘇俄革命的唯一經驗紀錄與金言，是唯一的實際行動的指示器；爲列寧全部名著中最精采的一部，亦爲最有歷史價值之一部。讀了這本書，能夠了然俄國革命成功底艱辛技術與關鍵；讀了這本書，能夠了然未來世界革命底歸趨。現，本書經徐冀，謝曼兩先生凝意譯出，委託本局出版，現正在印刷中，月內准可與世人相見。凡關心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人們，不可不人手一卷。初版無多，欲購從速！

總發行所 北平琉璃廠西北書局

# 鐵路材料畧述

陳恒著 定價六角

新書出版全一冊二百餘頁都十萬言對於各鐵路材料管理情況大宗材料各項說明以及改善意見經濟計劃內容所述均係實際應用與空談理論者不同堪為研究管理鐵路材料者以及採購販賣或製造者之參考資料

實價每本六角新出版特價五角以從速

北平琉璃廠西書局發行

# 太平洋問題新論

保奇奧士摩洛夫斯基著 李鏡人譯

定價七角五分

太平洋問題就是列強宰割中國的問題。同時就是第二次大戰以後，帝國主義間矛盾的集中點。自第一次大戰以後，歐美的霸權，日本出於研究，這一大問題，即反觀我，年出版不下一百種譯本也。很缺乏，實屬一大缺憾！這本太平洋問題新論，是國際研究唯物的與客觀的專家，他是取着深刻的觀察，內容頗多獨到之處，特別是佈局上對新類之分析，與帝國內義者各就其本國之利害關係而論，不可不讀。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

西藏之社會生活及其風俗

▲定價大洋四角▼

原著者 倫琴拉木女士

譯者 胡求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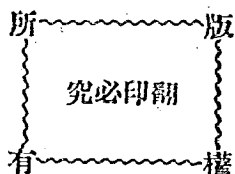
印刷者 西北書局印刷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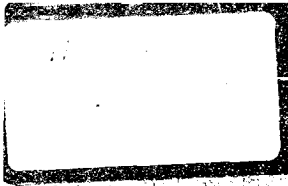
琉璃廠西門內

發行者 北平西北書局

電南二五六五

分銷處 本外埠各大書店





28/2/5

